



近藤
元粹
增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
九十

□ 12
24
5



甲
方北四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九

文公 起十一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十八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討前年逃厥貉夏

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

生叔仲惠伯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

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

伊門 12
號 5
卷 5

增補合註楚侵伐書
晉始此蓋聖人悼中
國無盟主故不以夷
狄待之 阮元曰叔
仲彭生釋文作叔彭
生云叔又作林本或
作叔仲彭生仲衍字
石經宋本無仲字案
漢書五行志水經陰
溝水注並引作夏叔
彭生會晉郤缺于承
匡石經宋本岳本僅
作匡傳文同即襄三
字衍疑今本異
十年傳會郤成子于
承匡之歲也是也
齊召南曰鹹杜預言
魯地以異於僖十三
年齊桓會諸侯之鹹
也

增註
校本

三專
卷九

阮元曰石經岳本纂錫穴應邵音陽一圖本錫作錫與秋文統志音秋漢屬漢合案漢書地理志錫中之縣譙周子同縣屬漢中郡應劭曰為錫令是也

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而後漢書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秋文又曰錫本或作錫星歷及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傳按秋文漆音七史文亦作錫穴似作錫記說苑作蠶索隱字為當

增島蘭園曰兵車之作漆字之譌也漆制將在左御在中右聲近詳于札記在右此謂駟乘又別章註防風汪芒氏乘一人此謂駟乘蓋之君名或衍氏字所以副右下文以戈穀梁得臣善射射擗長狄喉可觀矣長狄中目身橫九中并履軒曰駟四也

駟三也謂是人充三見於軾按僑如被充四也非四人共車射斃而未死富父之謂古賀何菴曰以戈擗喉殺之也先儒云長狄夷狄之或論戈長短恐誤號猶云赤狄白狄因疏古人連言名字一長字意其長大異者先字後名此人常失之此解似有理子孫以皇為氏然長狄之長大古書襄廿年傳說此事多左證決非全然虛云叔孫莊叔敗狄語長二丈固屬誇誕于鹹獲長狄僑如長大異眾則應有之及虺也豹也皆以杜蓋字亦存疑不為名其子蓋三子不無識蘭園曰穀梁同年生或生訖待傳云長狄瓦石不能事或事後始生故害叔孫得臣善射者此文只言宜伯皇也射其目蓋見射而父輩死傳氏有說斃終甥就以戈擗其喉也孔疏謂戈之長六尺及長狄之喉者必長之而形如戈也其說鑿矣履軒曰埋首以旌其功耳注鑿蘭園曰

潘崇復伐麋至于錫

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麋地

穴

錫穴麋地復扶又反夏叔仲惠伯會晉

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

聽楚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

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失之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往年楚次厥

鄭瞞侵齊

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

公上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

遂伐我

得絲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駟乘四人共

反下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僑如

鄭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

富父終甥擗

其喉以戈殺之

擗猶衝也

之門

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

而名其三子因名宣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

伯日僑如以旌其功

宋公於是門賞彤班使食其征

石

皇父戴公子充石

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

長丘地獲長狄緣斯

僑如

皇父之二子死焉

之先

皆死故彤班獨受賞

宋公於是門賞彤班使食其征

門關門謂

之彤門晉之滅潞也

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

獲僑如之弟焚

獲僑如之弟焚

傳明云皇父之二子死焉死者而已矣附註襄公當為惠杜大謬傳規杜猶似公傳寫之訛魯世為寡父與二子共死家齊世家十二諸所謂楚則失齊亦未侯年表皆作惠公為得者顧云三天夫二年即魯宣之二亦應有賞傳特以彰年也在潞前十三門之名追錄其受賞年

之由餘不及載耳此山海經註倭人行說洵然杜又謬王遭風吹度大海外引之曰城門與關皆見一國人皆長丈有稅形所食者城餘形似胡蓋長翟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別種

官有司門司關之辨疏逆居四裔不在杜不知誤矣素襄中國故云遂上史公惠公之訛校本引記秦時大人見于附注可從顧炎武臨洮是未絕也

曰傳云亡者特其國郕伯實天子也故亡耳杜以後世不聞云天子諸侯絕期嫁

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成父獲其弟榮如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大夫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鄭瞞由是遂亡種絕郕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國人弗徇郕伯來奔傳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稱爵見公杞伯來朝復稱伯舍夷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既嫁成人雖見出夏楚人圍巢巢

張倉長八尺餘父不女於諸侯則尊同滿五尺其子復長至恩成於敵體其禮其孫長止六尺餘豈不為降卒則服太可以此論邪履軒功襲服女子既嫁曰書郕伯必是郕君而反在父母之室矣非太子傳以為太從本服為之齊衰子者非是蓋經傳異期

其傳者不可以經經皆陳直觀及秋文劉原父曰此郕太員亭本支作郕子也魯以諸侯禮逆之即謂之郕伯而春林註郕太子朱甯秋又沒其專工叛君魯謂之郕伯晉大之罪及謂之諸侯而子州蒲晉謂之晉尊之豈其然乎意者侯從而志之徒見郕伯以去年卒太子其悖禮焉爾

今即位而不能自安疏魯公新立鄰國遂出奔夫踰年即位來朝則曰公即位則真郕伯矣以其日而來朝晚則云始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朝公也諸侯新立氏則誤以為太子出來及時者則云即

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聘術不稱氏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昔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鄆音運員音運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於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郕邾來奔郕邾亦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杞桓公來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二

僻在西陲且陋今有得皆言可用藉手君子而國能樹立自此藉命亦可類推不至于陋抑揚其辭蠱虺也軍管所處以譽之又厚贈以悅築工自衛謂之壘之蓋不欲與秦伐晉深者高也觀禮為不應其請又恐秦怒增深四尺鄭註添故悅其意以苟免耳高也

故云涉知 自軒曰不在軍事謂其意不在軍事言不以勝敗為意也九年傳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亦謂晉君之意不在諸侯叛服故云北方可圖也 適子正室也側室若解晉君未嘗涉知言在適子之側也諸侯恐不可通 惠穿別為邯鄲氏趙棟曰服虔曰肆突言稱趙勝邯鄲午皆使輕銳之兵往驅突其後也 晉軍案詩云是伐是按詩是伐是肆疏肆鄭箋曰肆犯突也犯師而衝突之也杜謂肆暫往而退此疏甲者所以制禦

父○駢 樂盾將下軍 ○盾徒本反 晉甲佐之 代先都 范無恤御戎 ○代步招 ○以從秦師 于河曲 史駢曰 秦不能久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 秦人欲戰 秦伯謂士會曰 若何而戰 晉士會七 對曰 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 必實為此謀 將以老我師也 史駢 趙盾屬大 側室曰穿 晉君之塔也 側室 支子 穿 有寵而弱 不在軍事 弱 年少也 又未 好勇而狂 且惡史駢之佐 上軍也 若使輕者肆焉 其可 肆 暫 退也 ○惡鳥路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勝 求 十 及 輕 遣 政 反

釋輕非釋肆也 伺非常臨敵則被之 甚曰坐甲猶言雜金身未戰且坐之於 革章句 祗席也 得之地 林註被甲坐而 但彼說言身坐革 待敵一說軍有立 之意此則直藉甲于 陳有坐陳坐甲坐 地而坐其上耳 藉甲 陳也 杜君無解未 而坐之以待敵使及 知孰是 敵至可亟擐言其警 疏將軍死 絲註 絲 備之嚴也 諸家有說 卻也 絲是退軍之 皆未安 履軒曰 趙名 綏訓為安 益兵 穿非卿也 然穿貴寵 務在進取 耻言其 於晉國 秦若獲之 與 退以安行 即為大 獲軍帥均功也 存 罪故以綏為名 慈 蘭園曰 杜云 慈 缺 著 缺之貌 今人 猶 也 他書無此 慈 方 言 謂 缺 為 慈 方 言 慈 慈 傷 也 慈 頰 之 間 謂 傷 也 之 慈 廣 雅 秋 詁 亦 云 林 註 此 以 明 日 復 慈 傷 也 當 從 此 說 戰 恐 懼 我 也 履 軒 曰 慈 勉 強 也 謂 按 秦 使 懼 晉 曰 未 未 強 力 酣 戰 存 參 慈 趙 穿 沮 衆 曰 死

二月戊午 秦軍掩晉上軍 趙穿追之 不及 不 動 趙 穿 及 怒 曰 裒糧坐甲 固敵是求 敵至 不 擊 將 何 俟 焉 軍 吏 曰 將 有 待 也 待 可 擊 穿 曰 我 不 知 謀 將 獨 出 乃 以 其 屬 出 宣 子 曰 秦 獲 穿 也 獲 一 卿 矣 傳 三 十 二 年 晉 侯 以 一 命 命 則 晉 自 有 散 秦 以 勝 歸 我 何 以 報 乃 皆 出 戰 位 從 卿 者 秦 以 勝 歸 我 何 以 報 乃 皆 出 戰 交 綏 司 馬 灋 曰 逐 奔 不 遠 從 綏 不 及 逐 奔 不 遠 軍 為 綏 秦 晉 志 未 能 堅 戰 短 兵 未 致 爭 而 兩 退 故 曰 交 綏 秦 行 人 夜 戒 晉 師 曰 兩 軍 之 士 皆 未 愁 也 明 日 請 相 見 也 愁 缺 也 ○愁 魚 觀 友 又 魚 轄 史 駢 曰 使 者 目 反 方 言 云 傷 也 字 林 云 閒 也

增註

校本

正專

卷九

五

又寤馬宗建怒訓為傷皆虛喝之辭也
願詳見補注可參看或以此死傷疑怒
伺菴曰使者目動之為缺者不善讀
而言肆懼我也外亦有耳
強大之狀以恐喝我不待期共明日對
其實深畏懼我也如尤繡上獨出恃勇
此解方共下將遁矣也此不追市惠也
句應世儒或解為有
我令懼失之

陳共公平子靈公
平國立邾文公卒
劉炫曰：蓬陰，僖元年子定公獲且立，僖與魯盟于瑯，杜謬。元年與魯盟于瑯。正義：大室，公羊作世，而云未同盟者，據室傳曰：世室者何？魯文公為言也。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其簷四附而廟，魯公稱世室，群公下室，當其中也。室稱宮，此魯公之廟也。上之屋壞，非大廟，曷為謂之世室？猶世全壞也。

世不毀也。息軒曰：大世占通用，大室即世室，公羊以為魯公廟是也。
宇鼎曰：傳曰：使處瑕，杜何以知賜之？率眾補注：瑕，即焦瑕，亦何以知之？蓋身處塞，在南河之南，乃瑕備於桃林之急。從秦適周之路，備正義：將欲密謀，慮其秦者，因秦使聘魯，漏泄故出就外野，屏亦應更交餘國，故入私議，諸浮當是城守，此以斷其往來外之近地耳。
也。密謀慮其漏蘭國曰：邵寶云：能字泄，故出外野，屏人絕句，能言才也。如孟私議也。賈秦孤子能者在職之能，正僂之子，本是狄人，義屬下文，以為能處能知外境之事，賤非何焯云：能字仍言能處能，且又知當屬下句，能賤猶云耻，謂不可汗辱，一為貴，當可使復賤也。說能字屬上，考文理，能字似宜屬開元年晉侯賜畢。

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將放失常節。○便去聲。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追也。○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奔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晉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扶又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再。邾子蓬陰卒。未同盟而赴以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杏地，闕。

晉徒。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棗，鄭地。○棗，芳尾及又非尾反。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眾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塞，悉代反。音童。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行，戶郎反。能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郤成子曰：賈季反。

增註

校本

二專

卷九

五

下句但能字義不萬魏魏華者萬之深求處賤而有廉耻孫為魏之世適壽柔順而不為人所犯餘為魏色之主當是人所難能而能為是是驥之近親之也當管下二句請舊是東方之人侗菴曰麟云柔順而弁有才能堪與彼不犯上杜解固滯滯魏邑三有司說不通麟亦未安此言歸秦之言者吾典自賤者或至於無耻之先行今乃能自賤而有耻經世欽晉人無信和柔者易至於流蕩忍不降而挾我以犯憲今乃能和柔而去若不從晉人之不流蕩犯憲所以可言則必為所殺而實如麟解上下一意魏不降則妻子留索然無味失之元秦者秦亦將誅之粹察柔而不犯當從此無補益於秦之古賀說增島未是事尤繡不曰悔侗菴曰東人云云此之無及而曰不可謂東方之人善與夫悔也猶言我去易二三有司言者舉其去只是你不要悔

亂且罪大殺陽處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以不可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妻子知音智帑音奴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涉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河之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東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皆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己無去秦伯曰

能言而其才能自見悔元詞所謂語言正義以能為才能迂離是強脚步兒回之甚案有如河先行也解見傳二十四年策文作策初華侗菴曰服虔以策為反槓馬杖也王書策先儒多從之然華友字林作策云了唯遵依左氏有孟蓋也竹瓜反按贈之反策其馬語可以策與履足映蓋纒證策為馬槓且贈以知會謀歸諫秦伯策書有何意義蓋策留之而不見聽故有策略善策之義與贈以鞭猶言好鞭謀通贈之以策所以歸馬去也以示已示已謀之不用也故獨不受其贈也蓋下文承之曰子無謂臨別贈物古人殊秦無人吾謀適不用多寓意傳氏得之也是朝自以謀字解或作書策解無味策字章章如此讀者按堯祁姓後有劉不能察耳杜意亦似累累後為晉范氏如此傳遜有使之策士氏見襄廿四年馬以歸之說奇僻不昭廿九年傳及晉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七

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如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槓臨別授之馬情繞朝秦大夫朝如曰子無謂秦無人吾字又張適反槓張瓜反謀適不用也示己覺既濟魏人謀而還喜得報反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後劉累之亂別族復累之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縣北有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

可從 傳遜曰蓋繞語疏論其處者云
朝曾言於秦伯請留云此句左氏本無
之而不克故曰吾謀之後人插註也已
適不用也 齊召南蓋漢儒欲以此媚
曰孔氏疑其處者為於世顯左氏者之
劉氏句為漢儒所加所為耳然否
不易之論也 息軒人君之命在於養
曰左右以命為性命民一人之命長短
邦子為天所命言天无定不遷亦死而
使已為邦君是天所左右謂不遷命可
命在養民也杜解命長不知君命自當
在養民為養民命謬平也文公以莊世
甚 又曰以天所以九年即位至今五
命已為重死之長短十二年非短折也
付之自然故曰知命鴻鴈首章云爰及
顧炎武曰解云不矜人哀此鰥寡四
欲還晉以傳考之但月首章云先祖匪
云成一國不言公復人胡寧忍乎載馳
還晉四月之詩當取四章云女子善懷
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亦各有行五章云

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
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
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與音預遂遷
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
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冬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杏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鄭衛貳于楚畏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
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
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
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
微羽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
之憂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

之意再存參 履軒控于大邦誰因誰
曰載馳詩宋傳分四極故云四章以下
章控于大邦句在第四
章襄十九年穆叔
賦載馳之四章杜直
以控于大邦為四章
得之此註四章以下
云者治舊本之謬以
誣左氏也不可從

叔彭聞益脫仲字

息軒曰如杜注月從
赴日從實日月參差齊昭公卒子舍立
恒不相合豈其然乎李徐扶憤反替康
宇鼎曰李肆自別音渤海字
以肆解字不可 顧穀梁字之為言猶
炎武曰有者非常之再也其曰入者斗
辭幸妖星之有光芒有環域也狀天彗
者也如帚者則謂之棧槍也註形字李
肆劉向以為君臣亂然如掃帚也

增註

校本

○為于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
為反章以下義取小
國有急欲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雅取其豈
大國以救助敢安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
敢安居○息暫反又如字鄭伯拜謝公
公答拜行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邾
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
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六
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
盾突西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秋七月
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

增註

校本

於朝政令虧於下則已去邦國又非邪
上濁三光之積五星君故不稱邦捷菑
贏縮變色逆行甚則齊商人立是為懿
星乱臣象墓祔之表

也于大辰于東方皆不言入此其言入
何穀梁子曰斗有環域也杜解非也
息軒曰踰年即位禮也昭公舍不待
踰年即正即位之禮既已正即位之禮
不得不從而書君傳云昭公舍即位

正叙此經所以書君
也杜既葬稱君之說
諸侯執諸侯之大
天無罪則稱行人
郝敬曰傳謂王室有
以見無罪之狀王
難王崩不赴故不書
使則無有罪無罪
懲不敬也天子崩
諸侯不得執之故
豈待告然後書不告
不依行人之例
不書是喪亦不會也
子殺身執閔之故
如是則不敬在魯又
言子為在室辭
誰懲且所謂懲者其

佩帶似歲反
一雖遂反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
弗克納
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
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
九月甲申
貶稱人○箇側其反度待洛反

公孫敖卒于齊
既許復之故從
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
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
宋
舍已即位弑君例在宣四年

子哀來奔
大夫奔例書其名
冬單伯如齊
單伯
士為魯如齊故書○
齊人執單伯
諸侯無執
單音善為于偽反
王使之義

故不依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侯舍之
母辭
之父母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蕪爭政

舊史懲之乎其仲尼懲之乎舊史懲之
不可以論春秋仲尼懲之當時告不告
仲尼不知也天子崩不告不為不敬
今不以諸侯不奔喪為不敬而以王不
告喪為不敬也然則何以不書周不
告喪不會故史無書經亦無書也而魯
之不敬可知也懲不敬懲魯可也

陸祭曰說文驟馬步
疾也此云驟施有急
陸氏云說文驟馬
而且數之意諸言驟
疾疾也有急而且
諫驟朝之類皆放此
數之意妃本作配
侗菴曰公有司公
補正傳世七年經
之有司與家之有司
齊侯昭平今此昭
對又不可謂有司富
公即孝公之弟不
者只是會於公之有
當以先君之名為
司也散公家財以施
謚經不書葬無可
私惠以士心言其所
考正而傳十七年
為逆理也息軒曰傳
曰其嘉生昭公
舍即位叙經所以稱
前後又同先儒無
其君也

增註
致疑者
校本

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
書
奔亡禍也歸復福也
懲不敬也
欲使怠慢
者自戒

邾文公之卒也
在前
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
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于叔姬妃齊昭公

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驟數也商人桓公子○
而多聚士盡其家
音配驟仕救反施式政反

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
司富者貸○
音待又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
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

公捷菑奔莒八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

陸象曰言我為君爾已殺君矣我必復殺我今將免我若為君爾將肯放於死乎則無庸立我免我乎言將復殺而爾自為之耳元我爾今將免我於釋案陸說可從爾不死乎則無庸立我可使多蓄憾可隱然而爾自為之耳又言其將殺已蓄憾爾將免我為君之人不得為君而蓄憾事乎恨也息軒以為商人劉歆曰斗天之三殺元而元徒蓄恨不辰紀綱星也宋齊成語不可從晉天子方伯中國又案按本所引劉歆綱紀故當之也斗說顧炎武從之是也七星故曰不出七郝敬曰傳文此為年此說杜所不取宋弒昭侯齊弒懿公晉弒靈公而先附會之元粹案傳文此類真可厭之甚不復一一辯駁之避其煩也

從楚者且謀邾也謀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言將復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微而不論其占固非未學所得詳言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獲且長獲且定公○獲俱縛及又居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周公將與

惠棟曰劉向九歌王王阮亭云左氏前逸注叛倍也倍與背又以上叛下亦曰同王初與王孫蘇後叛復背之文七年傳云復使或作使復按乃背先蔑此其類也秋文復字無音如履軒曰復謂使復字為是宋板本永懷堂本皆作復使左繡平字結叛復字結將訟舒琴即群舒之一

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王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子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聃乃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親楚莊王立穆子孔潘崇將襲群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燮息協反○燮息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燮為傅○還音旋廬戢

案黎本或作黎今從林註誘二子以至足利本岳本及十六廬邑也黎或作黎文亦黎

黎廬大夫叔麋其初鬪克囚于秦在傳二秦有殺之敗在傳三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九

可也

蘭園曰林注無朝句
絕言襄仲與穆伯爭
妻者使穆伯復國而狄文為請如字又
無朝於君不得使與于偽及下以為請
聽魯國政事聽命者同十五年亦放此
穆伯急於復國故聽按林注去声今人
襄仲無朝之命與杜之穆伯急於復
解背比杜似短息國故聽襄仲無朝
軒曰盡室盡齊其財之命
也
王荆石曰請葬請歸林註穆伯請納重
葬於魯地非以卿禮賂于魯以求復國
葬也傳遜曰後傳穆伯之子難為其
云許之又云葬視其父請命魯君許之
仲則歸魯甚明王說將歸至齊而卒
不可見矣
左繡不義宋公不
馬宗璉曰蕭封人蕭順懿公而事對看

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楚莊
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楚莊
幼弱國內亂所
以不能與晉競
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
音紀又
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穆伯生二子於莒而
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
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
寢於家故出入不書
文伯疾而請曰殺之子弱子孟獻子請立難
也難穀弟○難乃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
多及又如字
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
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宋高哀為蕭
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不義宋公而出

邑大夫履軒曰蕭
蓋宋封疆之地非附
庸之臣
顧炎武曰夫亡氏猶
言彼己之子息軒
曰顧說是也焦循因
杜說以己為戊己之
已謂桓公之子六人
商人居其季故曰夫
己氏因引孔廣森經
學危言以證非臆說
然終不免為鑿說矣
說詳左傳補疏文長
不錄履軒曰已語
非非戊己之已左氏
引詩彼其之子作彼
己之子即是

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書曰宋子哀來奔不貴其不食汗君
之也之祿確禍速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
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齊
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
己氏猶言某甲○因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
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曰殺其子焉用其母
請受而罪之馬於冬單伯如齊請于叔姬
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又執子叔姬欲以耻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
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隣國能臨事制宜至魯
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

難乃目反
疏心惡其政不以
稱君者終不謂之
為公夫亡下懿公
之名也甲己俱是
名故云猶言其甲
己氏因引孔廣森經
說猶言彼己之
子也蓋且字也
此雖使來聘未
令結盟故書盟未
稱使也傳四年楚
屈完來盟于師即
其比也

增註
校本
其比也

增註

校本

三傳

卷九

二

文十五年

不言來歸者魯人取之齊人送之非有車使持來故也

與微曰魯臣自他國至者三此單伯至自齊意如婚至自晉是也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息軒曰本或無秋字非

林註入國書大夫于是始是故自伐書陽處父入書卻缺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大夫傳例出曰來歸是直出之文也使者卑微不可言齊侯使人故云齊人來歸也林註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伐曹以其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郭音吳

左傳

卷九

書司馬○華○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

化反○才用反○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故父敦公之喪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教喪歸以

示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

禮也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例曰獲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

言不足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

序列送子叔姬故與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

直出者異文郭也郭郭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

故也請齊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

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

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

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

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

○皆從才用反注旅從同又如字率所類反

又音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

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命於亞旅亞旅上魯人以為敏祖之罪是不

敏魯人以為敏明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

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來朝雖至此

和敬曰華孫華督之孫督弒君而其孫猶為司馬蓋昭公之黨或云孫益尊之稱也國亂自託于魯仲猶云齊仲孫也厄之不貴此等人其傳曰定四年明也傳非

按傳云卿當尊故評云尔

息軒曰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亞旅下大夫也其位次卿故曰亞注非魚循曰疏亞次也旅衆也正義以魯人為魯鉅象大夫其位次卿之人非也傳在魯言故知是上大夫也魯故曰魯國之人以一說亞旅謙辭也為敏華耦之來魯人猶言衆有司也與固以其為罪人子孫上其官皆從相映若自侈大將有以譏魯魯鉅之人也附之耦先自言華督得注此謂魯國人耳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七

罪於殤公請承命於共仲自稱為仲以
亞旅此口給故魯國其實是長庶故時
之人以為敏也服虔人或稱孟氏

云魯人不知其非反
魯費之亦謂魯國之人 息軒曰下蓋
孟氏之邑與齊望阜接壤知下人見之
必告孟氏故真諸堂阜也 履軒曰毀

是初喪之事惠叔傷
父喪無歸雖期年而按許之許歸于魯
猶毀也猶字緊接毀也

字而不貫下 馬宗檀弓云小斂而徹
璉曰戴記喪服小記帷至大斂之節又
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帷堂以至于殯維

喪者不除穆伯踰年記云朝夕哭則不
而不得葬故惠叔猶帷今声已恨穆伯
服斬衰之服而毀以故朝夕哭仍惟堂

為請 息軒曰若不也
許惠叔取之棺或朽
於竟既違孝子之心祭敬謂助祭也言
愈又得殘酷之名故雖內相恨無絕其

乃來亦五年傳為齊人或為孟氏謀 孟氏公
冬齊侯伐曹張本 齊人或為孟氏謀 孫叔敖家
慶父為長庶 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 堂

故或稱孟氏 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
齊魯魯竟上地飾棺 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

不殯示無所歸 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
卜人魯卜 惠叔猶毀以為請 叔卒則惠叔請

邑大夫 惠叔猶毀以為請 叔卒則惠叔請
猶未已 毀 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 殯

過喪禮 孟氏之寢終 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
叔服之言 為惠叔毀請且國之

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 公孫敖故聽其歸殯而
書 葬視共仲制如慶父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
聲已惠叔母怨 教 襄仲欲勿哭 其妻 惠伯

從 莒女故帷堂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
曰喪親之終也 惠伯叔 彭生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 各盡其美 救乏賀善
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

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
之他年其二子來 教在莒 孟獻子愛之聞於

國 獻子 穀之子仲孫蔑 或謂之曰將殺子獻
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

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
門于句薤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句薤戾丘魯

二子禦之而死 遠于萬 六月辛丑朔日有
反 句古侯反 龜莫幸反 社用牲為非禮 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得常鼓之月而於
羊傳可參看 鼓為非常此得常

曰為孟氏且國故也愛是相親之道也

又曰能如兄弟不或云兄弟至道也
相能之能猶善也 皆史佚之言也美

蘭園曰史佚之言止乏一對善災一對
兄弟致美一句 履祭喪一對此說或

軒曰兄弟讀致美救然未知杜意何
乏句賀善弔災句祭 如按宋申亦以美

敬喪哀句杜兄弟致乏為一句
美作句非 元粹案

中井是增島非馮李 御門曰門以兩矢
驛亦云致美二字只 門無人門皆是也

與救乏對說不必另 林註子者獻子也
作一頭校本引或說 孔者親親之禮也

史佚之言至道也宜 疏寇者國中小寇
從 息軒曰凡傳言 非異國侵伐故不

門者皆謂攻之杜以 書此與莊廿五年
為禦寇恐未是元粹 經文正同彼傳云

增 註

校 本

左 傳

卷 九

三

文十五年

鼓之月而用牲為非禮 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責之責陰侵陽也用幣告請也請陰止而勿侵陽也 同菴曰等差等威威儀明是二事今解云威儀之等差混合為一事非是宣十二年傳賤有等威注云威儀有等差同謬

履軒曰下軍別有帥而聽命于上軍故曰以也非兼帥存參履軒曰大城謂國都也非別邑是師也雖宋舉國都而以城下之盟觀之蓋師入都城而後講和也既獲

之而不有曰久若楚入陳是也即傳例之正格此比擬而言

王念孫曰故字涉下文王故也而衍云書發例以明之此魯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公雖不與非公患為也者不書晉侯宋也公後期即七年公云云而總之曰諸扈之盟是也 侯言其無能為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文義正與此同則無能為下不當有故字自唐石經始衍故字而各本皆從之僖十四年文七年正義兩引此文皆無故字 息軒曰不能猶言無能為馮李驥曰不能即上文無能為之意

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 伐鼓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 諸侯

用幣于社社算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 伐鼓于朝退自責 以昭

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訓民 示有等威

古之道也等威威儀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

來致命且畏晉故許之 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

也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 新城之盟在前 蔡人

不與不會盟 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

曰君弱不可以怠怠解 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

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社稷有獲大城焉其土地 獲大城焉

曰入之得大都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

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

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

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 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

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 書曰

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 凡諸侯

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書義事故為惡不書謂

不國別謂後期也今貶諸侯 與而不書後也似為公諱故傳發例

以明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

終達王命使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叔姬得歸

不能 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 季文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十四

蘭園曰：女何故行禮，不免不得善終也。是擬其責曹之辭也。天叙天秩，故云禮言以無禮討有禮，其天之道也。言必曰：女何行禮，不朱云以小事大畏過如此，其言其無辭天者也。故曰：順天於討，非舉其真責之。弑君篡位，是反天之辭也。息軒曰：禮道也。出於天，故曰天之道。此兩無正之篇也。言汝群臣上下，今何以不相畏乎？汝上下不相畏，乃是不畏于天也。

息軒曰：又變文言禮，頌我將篇。以結上文在存也。言林註齊侯以篡弑取國，而能奉禮以守其國，猶懼其初履軒曰：書曰：四則四不善，不得善終也。箇月之外，復視朔，可朱云：人皆天之所知矣。公羊及解論語生，故君子不敢以者，皆以為告朔廢於衰而虐，而虐而虐。

文公不亦誣乎？疾賤也不能久在人，一再不視朔，不足書上也。也今乃四箇月，則不可以不書也。非特舉明非詐之謂。凡君季年之疾，不視朔，雖經幾箇月，不須書也。以其不須書與一再之不足書，則十二公豈必有可書者哉？註謬。

昭公弑弟文公鮑立。杵臼昌呂反。按侯或作候。梁王繩曰：杜注伯禽魯公伯禽子考公至，信公十七君，杜不魯弟煬公，煬子幽數伯御也。其實當數公，弟魏公，費子。

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伐無罪而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相息。君子之不相，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弑商。侯弗及盟，及與。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

政因朝於朝，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一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六月戊辰，公行車，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鄆丘，齊地。○鄆音西。又七西。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魯公夫人也。毀泉臺。泉臺，臺名，毀壞。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間，疾瘳。○間如。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七

伯御作十八君文公厲公擢第獻公具
 在位十八年時公有子順公邊第武公
 疾先示兆而公母聲敖子懿公戲弟孝
 姜適後三月而薨遂公稱子惠公弗皇
 以為姜薨之象劉向子隱公息姑弟桓
 亦仍其說天蛇果為公允子莊公同子
 姜出何必如先君之閉公開兄傳公申
 數乎如先君數者告臺在宮內毀臺并
 公十八年而終也 毀其宮
 惠棟曰伍瑞休江陵楚西有戎戎是山
 記曰城西北六十里間之民濮夷無君
 有林城春秋師于大長總統各以邑落
 林即此城也 又曰自聚故稱百濮也
 劉伯莊史記地名曰申息北接中國有
 濮在楚西南周書王寇比從北來故二
 會曰伊尹為四方獻邑北門不敢開也
 今正南曰百濮亦足於選息矣又息
 云南至于濮鈞 馬憲反
 宗璉曰穎容積例云
 藥在當陽案盛宏之荆州記云江陵縣

于鄆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伯禽至衛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蛇妖所出而聲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
 姜薨故壞之 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嘗
 枝 戎山夷也大林陽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今 楚之小國 糜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
 濮夷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楚人謀徙
 於阪高地 楚險 葛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
 不如伐庸夫糜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
 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

東有綠林山襄陽大路經田其西所謂
 當陽之綠林也是當陽在江陵縣東選
 蓋楚東地故糜有當陽聚師於此 履
 軒曰濮夷多種別故曰百濮也如百魯
 之百百濮之罷應上文意自明不當作
 別解 伺菴曰荆軻傳酒酣以往以時
 言此以地言義稍不同而以往之不可
 解為往伐則可見以往猶言以南以北
 也 履軒曰同食謂聚共食之以見其
 無齋糧也非無異饌之謂 息軒曰以
 往猶以後也至廬猶能齋糧自廬以後
 則發廩同食言饑甚 蘭園曰發廩與
 廬人同食共往也存參
 陸祭曰依史記世家則蚡冒是武王兄
 不得為父孔疏謂世
 家之言多有紕繆故 狄文可克本或作
 杜不用然杜說亦無 可擊庸屢勝故驕
 他據疑父本作兄或 楚屢敗故怒陸云
 文誤耳

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濮夷無屯聚見難則 自廬以往振粟同食
 散歸 〇葛于委反 次于句滋 楚西界也
 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 次于句滋 〇句古侯
 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使廬戢黎侵庸 及庸方城
 方城有 庸人逐之囚于揚窻 窻戢黎 三病而
 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 還復句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 夫潘廴也
 〇廴烏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涇隰也 蚡冒楚武王
 〇 扶粉反史記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通
 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與杜異 涇音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二十六

文十六年

馬宗連曰水經江水按律北而騎之也

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北走也詳桓九年

南鄴元曰故魚國也

是魚乃耕壅之一非

庸地劉昭注巴郡魚

復云古庸國是猶治

元凱之誤息軒曰郭璞曰傳車驛馬

馬說是也魚既群畜之名也楊慎曰孟

裨儵亦是群畜儵本

子置郵古註置驛

或作儵非又曰驛也郵驛也置驛郵

疾傳也本或作驛非

速驛遲驛疾也永

樂中荆春秋大全

盡改左傳驛字為

驛驛驛溷而不分

唯陸氏音義存之

案語與貼通音異遺

也正義謂四時初

出珍異之物加而進

初出珍異之物也

之也林注言鮑之

不疏者謂參請不

絕也說亦遺也

刑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日北○此唯裨

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魚復縣今

邑人逐之○裨婢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臨品地名○

人實反傳分爲一隊道攻之子越自石溪

子貝自仇以伐庸十越關椒也石秦人巴人

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楚見楚遂滅庸楚有

謀臣所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弟文公也宋饑

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時加羞珍異也毒進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不

疏○數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親自相以

下無不恤也相鮑之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

欲通之鮑適而不可以禮自乃助之施昭公

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

右師元華督曾孫代公公孫友為左師華耦

為司馬代公鱗矐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

子朝為司寇代華御事○矐初司城蕩卒公

孫壽辭司城壽蕩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既

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棄官

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

也紓緩也

林注言鮑之尊賢

林注言鮑之親親

蘭園曰乃助之施公

子鮑雖以礼自閑防

夫人猶欲強使之聽

故助鮑以施于國也

宋申云惡昭公欲殺友曰夷子

之故助公子施于國

乃字承上之辭則不

得上事不相蒙宋說

非

經世鈔襄夫人乃

襄王之姊考叔帶

之生至令幾七十

年乃襄王之弟也

則襄夫人之年老

可知乃欲下通嫡

孫奇哉豈昭公之

故助鮑以施于國

也

宋申云惡昭公欲殺友曰夷子

之故助公子施于國

乃字承上之辭則不

得上事不相蒙宋說

非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七

七

曰此時豈無告老謝事之法而必須殺其子邪

息軒曰能如承遠能君母故祖母為君

近之能猶言順適毛祖母

本其誤具 蘭國曰唐翁云諸侯誰肯納

于宋以為君與下文不協是對意諸蓋適

諸侯之言納猶容言外為甸甸公邑也

雖適諸侯諸侯誰肯即甸者甸地之帥

當是公邑之大夫獨言帥甸無以相

明故舉類言之云郊甸之帥其實是

沈彤曰注郊當作郊甸地之帥非郊地

周礼天官三曰郊甸之帥一作郊甸之

之賦本亦誤郊為郊師宜四年傳例

正義謂杜舉類言之曰凡弑君稱君君

乃為之辭也無道也稱臣臣之

雖亡子猶不亡族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

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盡適

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

人君祖母諸侯祖母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

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

使行行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

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冬十一月甲寅宋

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

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姪故稱蕩意諸死之不

告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

罪今稱國人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

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之弟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

傳已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

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

上卿也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

西鄙西當為北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

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秋公至

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

自穀傳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

曰此時豈無告老謝事之法而必須殺其子邪

息軒曰能如承遠能君母故祖母為君

近之能猶言順適毛祖母

本其誤具 蘭國曰唐翁云諸侯誰肯納

于宋以為君與下文不協是對意諸蓋適

諸侯之言納猶容言外為甸甸公邑也

雖適諸侯諸侯誰肯即甸者甸地之帥

當是公邑之大夫獨言帥甸無以相

明故舉類言之云郊甸之帥其實是

沈彤曰注郊當作郊甸地之帥非郊地

周礼天官三曰郊甸之帥一作郊甸之

之賦本亦誤郊為郊師宜四年傳例

正義謂杜舉類言之曰凡弑君稱君君

乃為之辭也無道也稱臣臣之

郝敬曰傳例非也春罪也例雖在此之

秋明大義難以禁紂後乃是例之初始

之虐湯武不能掩放故謂彼為始例彼

殺况其餘半君弑矣因歸生弑君例發

猶數其罪以謝亂賊於臣之罪此乃國

春秋無是也然則何人弑君文異於彼

以名其君蓋事已至故秋例曰鄭宋文

增註 校本

猶字味深

林註失其所討之義也

傳遜曰陸云執訊者執其通訊問之而以與之書也詩云執訊獲醜事雖不同文足相比愚謂詩之執訊固不可與此相比而其說亦謬蓋此時晉為盟主而鄭以小國事之豈敢執其通訊之人乎若然則禍不使執訊文無音或旋踵矣豈有此乎云去聲今從之疏字鼎曰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執訊連連注晉也世之書此云訊可訊問者余謂執訊書令持以告是謂間諜也此蓋執宜子也

晉之簡者附書而遺之也杜謂通訊問之官未見其所出且文釈又借音皆理不順王引之曰滅滅絕也管子宙合篇曰滅盡也說文曰劓滅也從刀聲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帝令主君滅一側是滅為滅絕也林雲銘曰隨蔡侯以朝此藏之為初無正訓朝襄也言雖蔡侯朝也先儒相傳為然晉之後即來朝非又釈文前好呼報友同蔡侯再朝也

增註

校本

林雲銘曰母論陳蔡一說使陳蔡事晉二事雖以鄭自己事陳蔡則已免罪而晉而言何以不免於鄭則何以不免

按雖鄭國之事於晉君如此其勤而何以不得免罪乎

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

不書失其所也卿不書謂稱人夏四月癸亥葬聲姜

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齊侯伐我北鄙襄仲

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請盟晉侯蒐于黃父

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

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

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曰寡

君即位二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

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也敝邑以侯宣多之

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十

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滅也難未盡而行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

嫡夷歸生子家名夷犬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

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

好勅也勅成前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

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

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

罪意見下文。元粹疏小國之君自稱
案宋武曹謂雖與惟孤此歸主對晉稱
同未是。已君當云寡君。今
息軒曰上文曰寡君言孤者蓋鄭伯身
曰散邑歸生自述其自對晉或自稱孤
意也在位之中以下歸生即以孤言其
乃述鄭伯之言故曰君也又此代君自
孤曰小國若非鄭伯謂也既稱太子名
之言當言寡君即位連稱已等故代君
不宜言在位之中故以自謂也。林註
知在位以下述鄭伯鄭國但有滅亡而
之言也。困龍洲曰已無以復增加其
畏首畏尾喻既畏晉事晉之禮。疏鹿
又畏楚。服虔曰鹿以其怖急得險則
得美草呦呦相呼至停不能選擇林蔭
於困迫將死不暇復之所林註喻鄭既
擇善音急之至也。滅亡不擇所從之
息軒曰鹿聲可愛故國也不以德加已
云死不擇音而詩人則不免以鹿不擇
亦味之服說是也子廌自比附註鉞

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
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
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
蔑以遇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
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必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萃蔭之處
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
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不德則其鹿也鉞而
走險急何能擇鉞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蔭於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

家云不擇音者以喻字書作麋鹿疾走
出惡聲也。陸粲曰貌一說其挺通拔
詳子家此書不見其出也漢書云挺身
有從楚之意下文云逃隱休狀文作此
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必利及本或作株
者正謂如鹿走險欲林註介齊楚二大
一闢以死不暇振音國之間而從於蒙
而鳴之惡耳。鉞字書強之令豈其罪也
作麋鹿走貌。蘭園音齊從楚亦非其
曰鉞與挺通挺有枚罪蓋遠引前事之
出之義故又轉為走驗以為今日之論
之義也李華吊古戰按不擇音服音如
塲文獸挺亡群亦本字困迫不暇復擇
此文改鉞為挺也。麋善音急之至矣莊
字抽出集韻是後人字獸死不擇音
所作陸引之謬。林趙穿亦公塔
雲銘曰引鄭文公事
齊桓作証言晉所以責鄭者以貳於楚
然前此文公事齊之後又楚楚平桓公
亦不以爲罪。息軒曰公塔姓也非晉

於儵唯執事命之儵晉鄭之竟言欲以文公
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
二十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三年六月
戊壬戌三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
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今號大國若弗圖無所
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塔池爲質焉
趙穿卿也公塔池晉侯女
○鞏九勇反音致。秋周甘斃敗戎于
邠垂乘其飲酒也鞏周大夫邠垂周地河南
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冬十月鄭太子夷石
○鞏目欲反音審。襄仲如齊拜穀之
楚爲質于晉夷靈公也石襄仲如齊拜穀之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三

侯女婚晉侯女婚乃趙穿見于十二年

按不言伐魯而言食魯之麥者是齊人出軍今云然也下齊侯戒師期是息軒曰傳不叙臺下也

疑十六年所毀泉臺偷他侯反秦康公卒共公立之下薨於臺下蓋暴秦康公卒共公立疾而薨

履軒曰立而未踰年疏賤臣弒君則稱是未成君矣稱子固盜今罪商人故從其所傳所謂諱者平弒君稱君之稱

之而不殺也非謂稱卿為卿介則書使子之義註謬惠士不書介信世六年奇曰杜預既稱稱君公子遂賊孫辰如之說至此而歸窮矣

息軒曰踰年即位辰是也言子卒雖在喪亦稱君傳十者若言猶在喪而年管里克弒其君卓自卒然諱之也子者是也說見十四年

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

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

伯嚭卒無傳未同盟而赴夏五月戊戌齊人

弒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冬

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夫

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莒弒其君

庶其稱君君或云臺下者明因無道也隕而薨也未詳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而而有疾醫曰

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

先師期死先師期死○惠伯令龜以卜事卜楚丘占之

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

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二月

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

爭田邴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斷其尸是

病及鬪目欲反而而使獸僕僕御納閭職之

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

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

又曰夫人大歸李孫蓋如齊謝之比事可推故傳不叙耳

此言大子弒其君也而與他臣弒之不異稱君無道也經直云君而不稱人國之與人雖言異而事同也楚丘言齊侯不及期而死而其死非因疾也終將見弒也君亦不及聞其死之事令龜以下事告龜也

履軒曰戎車曰右乘車曰驂乘其義一也既見于十一年

按郡國志謂之左惠棟曰杜氏依京相璠說言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池在海隅水邊非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三

齊之藪多竹木故云
納諸竹中若近在城
南不須言歸舍爵也
詳見襄十八年 馬何如言猶愈于別
宗璉曰此齊海濱之
藪淮南子可證若襄
林註傳焚申池之
十八年傳焚申池之
竹木當如京杜注申
池為齊城門下言焚
東郭北郭可證酈元
亦知焚申池之竹木
非在海隅故其淄水
注云不言北掠於海
惠定宇不知申池有
二專以京注之說為
非未見明晰

齊召南曰杜注殺視
不書賤之非也經既

于池歃以扑扶職扑筆也扶擊也欲以相威
又之榮反職怒歃日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
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
言不以父別為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
病根上○女音汝乃去言齊人惡懿
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齊人立公
子元桓公子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
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文公
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
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
○屬音燭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

諱惡之弑自然并諱
其殺視也太子母弟
可云賤乎

諱惡之弑自然并諱
其殺視也太子母弟
可云賤乎
履軒曰殺于惡諱而
知惡已死也
卒之則殺惠伯不書
何聽秋文吐定反
諱之也必矣注乃言
按字書吐定反靜
史畏仲不敢書然則
聽也他丁反聽受
仲尼筆削之時何不
也此二聽字皆從
道書之是等皆杜之
他丁反可矣
臆斷已殊無所據
惠棟曰世本云桓公
馬棧之中後語作
生僖叔牙叔牙生武
馬屎之中此此馬
仲休休生惠伯彭彭
笑同
生皮為叔仲氏履
軒曰大歸者謂婦而
不復來也所以別
於歸寧出嫁矣不係
於罪之有無
息軒曰天平者呼天
訴之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匡

莒紀公

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犬
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書日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
惠伯詐以子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
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
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
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公冉務人奉其帑以
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將行哭而過
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
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莒紀公

履軒曰方來而即出室來愛我甚矣為是不足書也不係於我子之邑今日必見公典否矣且其見授里革過之而更其書曰昔天子殺君而竊室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流之於夷今日必通按鷹鷂鳥雀又見襄廿五年傳

或云以弑當作已弑已以古人通用外傳昔太子不憚以吾故弑君而以室來愛我甚矣為我子之邑今日必見公典否矣且其見授里革過之而更其書曰昔天子殺君而竊室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流之於夷今日必通按鷹鷂鳥雀又見襄廿五年傳

生天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夷無謚故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約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則墜養去聲德以

履軒曰盜器為姦以疏昭六年傳曰夏上四句是折命之語有亂政而作禹刑矣主藏以下行父商有亂政而作湯之辭言主藏類姦在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之與以為不赦九刑三辟之興皆吾不敢遺忘也誓命叔世也作九刑作與九刑自別伊藤周公之刑也

鳳山曰賴利通用利疏主為藏匿罪人猶貪用猶器也賴姦之名容賊盜之用言貪姦人之器之來奔是主藏之也晉語及義則富不名也為賴韋注賴利也坊其事在九刑之書記先財而後禮則民不遺忘也利鄭注利猶貪也定馮氏云還反覆之四年傳吳之用木也意言周旋觀省其杜云用軍器是用為一身也實字解可以證爾林註若論其器則國曰陸云社以器為為姦邪之兆域若兆域於義未允或曰保其人而利其物姦兆者姦之徵兆也則我有主藏之名

增註

枝本

左專

卷九

三

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度待洛及下同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

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器用也為

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

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

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

愚者謂或說亦似未按孝經度作宅

允按國語晉語君之疏舊說以顯項帝

明兆於衰矣韋注兆學為帝之身號高

形也又其魄兆於民陽高辛皆國氏土

矣吳語天占既兆注地之號鄭玄註論

兆見也一切經音義語云臯陶為士師

引國語韋注云兆見號曰庭堅然未詳

也形也茲兆蓋謂其戴漢書作斂

姦形見也息軒曰

度與宅通故杜訓居欲與下句在字對

然似不必當讀待洛反訓揆言凡事不

揆度於善道也履軒讀如字亦非困

學紀聞云古者以德為才案庭堅非

臯陶說詳六年傳

陸粲曰宣通也明也

劉光伯曰各有大

功皆賜氏族故稱族

馬宗璉曰詩生民

篇正義云左傳之說

八元云世濟其美者

當在此下

正以能承父業即稱

為世不墜數世也

元粹案注成亦平也

誤矣下欄載孔傳可

度於善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

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

蒼舒隕啟禱戴大臨有降庭堅仲容叔達此

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隕音頽

數五才及一五回反禱音稠又音挑戴音演

又己震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

謂之八愷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

肅共懿宜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

美也宜偏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墜其名

濟成也墜隊也

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以揆百事莫

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舉八元使布五

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實父義母慈兄

友弟共子孝再平外成內諸夏昔帝鴻氏有

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

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此近也周密

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

信之言為嚚比毗志反

天下之民謂之渾

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暉氏有不才

子少暉金天氏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增註

校本

蔽之蔽則隱匿之也莊子混沌無竅
下文醜類惡物頑囂故為不開通之貌
不友是與比周實此行惡終必窮好惡
何也 侗菴曰比周言是所好奇異於
皆親比之義論語集人也山海經神異
注同普徧也此偏黨經呂覽諸書所紀
也皆與人親厚之意渾敦窮奇等俱獸
此解安可引以為證名蓋四凶之號皆
但傳無公私普徧之取義于惡獸今以
辨耳杜得其大旨而字義狀之非也或
末免泛 履軒曰元云鳥獸名或出於
愷四凶皆其族之號或出於義物無
非一人注於三凶一生而有名者以字
一分說驢兜共工鯀義求之何必不可
以合於尚書鑿也且故服虔以下有此
鑿養不論三苗獨何說構音稠詳杜序
哉蓋是等當時流俗
之語不可信據者不必比較於尚書可
也 侗菴曰崇崇尊也杜訓崇為聚失
之隱六年茂美蓋崇之昭元年崇卒也

回服讒蒐鬼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
也愚惡也盛德賢
人也○蒐所留反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
其好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
話言謂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舍之則囂
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
之梟杌謂無儔此三族也世濟
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宜
行父此舜故言堯亦不緡雲氏有不才子緡
能去須賢臣而除之
黃帝時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

注同一謬蒐鬼杜解
為隱匿是藏已惡林 舜臣堯謂為臣以
解為求人之隱匿是 事堯乃是下臣上
許人惡皆未安蒐鬼也昭七年傳稱王
獵之蒐左右搜采其 臣公公臣大夫謂
人之凶惡而行之也 王以公為臣是上
息軒曰服虔訓用 臣下也文同義異
服讒言聽用讒言 意足相顧故註辯
陸祭曰戴章甫曰據 之云然
山海經神異經曰氏 按裔衣邊也故訓
春秋諸書所記則渾敦 疏竊魅欲害
敦窮奇構仇饕餮俱 入則使之當其災
獸名蓋四凶之號皆 令代善人受害也
取象於惡獸杜氏考 秋文魅說文作鬼
之未詳乃以義理叙 云老精物也
之非也今案宋俞成 每引一事以一句
所着叢說亦有此論 解之故每事言曰
然服虔解已如是矣 此段其言美惡有
字鼎曰舍釋也謂大 過之持說則
不制之也驚讒聲也 云世濟其美言蘇

賈冒亦貪也盈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者
別以比 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
臣堯臣 寘于四門關四門達四聰流四凶
族而流放之 渾敦窮奇梟杌饕餮投諸四
裔以禦竊魅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
為人害者○竊 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
知反 魑亡備反 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
違教也微美也典常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序無廢事也此八元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九

三五

多言而無忠信之言則云世濟其凶明也。履軒曰積實之其餘亦有大過非實充之也。蘭園曰其實也隱賊隱蔽能改齋湯錄云神異其外而陰為賊害經變其身如羊人面也。蒐隱陰隱為惡目在腋下食人然則也。林注盜賊則隱饕餮焉能食人且字庇而用之蒐求也皆從食不以財食分求人之隱隱別而可矣。字鼎曰秋文宋武氏之族舜臣堯非為堯臣而本或作武穆之族何注餐且舜且堯句者後人取下文妄既見上矣於後注之改也。何也。履軒曰裔衣裾也故謂邊疆為裔。孫志祖曰顧亭林日知錄疑古時有夏書無虞書歷引左傳所引夏書今皆在虞書中云後之目為虞書者蓋志祖案是傳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疑古人蓋以二典為虞書大禹謨以下為夏書也亭林

之言為失檢。履軒曰百揆百官也史記世本云戴公生樂徧入百官百官時序。甫術術主碩甫澤。賔攢也。蘭園曰澤生夷父須須生杜云史克激稱以辨。天司寇呂今云會宣公之感狄行父之孫誤也。志故其言美惡有過錄蓋事宜也愚者按如杜說史克此對特狄行父之志而非申行父之言也恐不然行父蓋過激其言欲使公解其惑故憚面對之而使史克對之也。

無凶人也。流四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十

六相去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

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

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宋武氏之族道

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武族欲因其子

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

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

遂出武穆之族。武氏故使公孫師為司城

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

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為

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九

增註

左傳

卷九

增註

文經十一年缺

丘悅反

鹹傳鄭

說文作鄒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

防風氏殷為汪芒氏字林鄭一音先牢反

叔夏

戶雅反

僑如

本又作喬蓋長字

又直反其喉

音以戈反

其處

昌呂反

而名

如字或亡政反

御

之禦魚呂反本亦作

稅

舒銳反

潞壽

如字音授

一之種

章勇

邲成

音朱儒如朱反

弗徇

似俊反

經十二年復稱

扶又反

未筭

古反

服皆陳

直觀反

蒲坂

音姑幕莫音

傳不復

扶又反

未筭

古反

重之

直用反

珪璋

音瑞節垂偽反

厚賄

呼罪反

令狐

力丁反

將中

子匠反

欒

力官反

深壘

力軌反

曰穿

音川

年少

肆焉

音禱求

丁老反

裏糧

音軍帥

所類反

散位

悉但致爭

爭鬪之爭

將遁

徒困反

必敗

卑賣反

經十三年

傳

陸祭曰處昌慮反

○傳十二年未愁 愁魚觀反又魚轄反 陸祭曰杜注云愁缺也疏云今人猶謂缺為愁蓋世鬱同音則魚轄反是也郭忠恕曰愁有牛吞五八二反俗別為愁 ○薄諸河 薄蒲莫反 陸祭曰薄音博孫奕諫

增註

左傳

卷九 敘文

三十一

○傳十三年注劉累 累勞彼反 陸
祭曰累曾水反

詹廉令帥力呈華陰戶化難日人實始將子也

與夫而還旋于繹亦傳世直專傾頽大回鰥寡

古頑鄆風容捷在接經十四年既見賢通之竟境

王使所吏傳慙直升數也朔盡其津忍殺舍如字

試○今多畜蓄六反本亦作憾本又作感將復扶

反宋殺音試下同乘繩證立適丁歷舒藜了廬力

反又廬戢黎側立使與預盡室津忍以復扶又尚少

詩照經十五年奉使所吏傳為單于偽反下皆同贊幣音

使重所吏亞旅於嫁長茂下丈寘諸之鼓竟上音

不殞必月卞人皮彦期年居其共仲恭聲已紀音史

○傳十五年注率多 率所類反 陸
祭曰率朝律及下率其屬同 ○相畏
相息亮反又如字 陸祭曰如字是
也

陸祭曰差初宜反是也

佚音母絕無音仲說悅孫茂亡結龜本又戾丘力計

去盛起呂饌仕着等差初佳反又拘執音息解佳

反且數音齊難乃且惡其鳥路已則紀女何汝音經

十六年巴人必麻杵臼強柳傳故壤怪大錢亦作

機警枝子斯百濮音阪高音反一音無屯徒門聚

才住反見難乃且反一自廬力於反振廩力甚滋

又如字市世窓初江王卒子忽冒莫報隰音二隊徒對石

溪音今反本子貝補蓋反今俗本自仞人慎子鮑

反步卯以上時堂不饋其媿詒也以支反又而豔移

反鮑適丁歷庇悲位反又盍適戶臘之稱尺證其

陸祭曰史記楚世家注冒音亡此反
○注傳車 傳丁戀反 陸祭曰成五
年以傳音中戀反是也

增註

增註

增註

增註

難乃且反旬徒過反故重直用反經十七年見殺音試本或作弒

同傳黃父音壤如丈反執訊音言汲汲音急之適音丁歷反

比近毗志反餘幾居豈反之竟音境經十八年為介音界諱

殺申志及本或作弒之稱尺證反傳欲令力呈反而刑音月又五刮反

斷其丁管反職驂七南反感激古歷反惡懿鳥路反敬羸音盈

辟必計反宣公長丁丈反仲見賢遍反復發扶又反殺適丁歷反

諸竟音境大史音泰鷹於陵反鷓之然反說文止仙反也女力反帝顛音專項許玉反苗裔以制反斂音韋昭皇陶音遙

八愷開在反伯奮甫問反仲熊音雄季狸力之反熊羆彼皮反

宣徧音遍不隕于敬反隕隊直類反以揆葵葵反諸夏戶雅反

奸行呼報反驩呼端反兜都侯反少皞詩照反胡老反慝他得反

回邪似嗟反共工音恭其行下孟反其好呼報反傲五報反很

戶墜音五兀五忽反謂鮫古本反能去起呂反盈厭於豔反窮匱

其媿音媿闕四婢亦反四窻七工反本亦作聰。今本聰以禦魚呂反戴

多代音代十六相息亮反去四起呂反數彛色主反慎徽許歸反

激稱古歷反

案鮫一作鮫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作四聰本亦作
憲案當以憲為正

阮元曰盧文弨云注疏本匪女乙反是也按集韻尼質切本此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

宣公起元年盡十二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公子遂如齊逆

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三月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夏季孫行父如

齊晉放其大夫胥甲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公會

倭於委反音煨
公羊傳不待貶絕

息軒曰言婦則不書而罪惡見者不貶氏於文宜然非闕也絕以見罪必言婦姜者昏禮主宣公母敬嬴在是於父母雖公侯不自有姑也仲厄修前主父沒則稱母宣公本史先闕故云史嚴然在喪服中而敬闕文而不云經闕嬴敢主其昏罪有所文歸故稱婦姜也左氏接受罪句黜免句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之九

不釋者杜上注云不疏甘心受罪其待貶責而自明是也官位省之以適遠方也

林注侵蔡遂伐楚

履軒曰晉聞楚侵陳以見齊霸侵陳遂故興師救之雖並救侵宋以見楚霸

宋非師之名也故經崇秋文作密唯稱救陳也非闕文疏會其兵非會其息軒曰上經云楚人故稱師林注此

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趙盾也大夫而用遂兩事之辭楚鄭初諸侯之師於是始志侵陳耳伐宋乃其餘事故經獨言救陳氏者位尊乃賜是而救宋在其中矣傳臣之寵號具名氏

則詳言之所主在職所以尊君命言君事實也非經有闕文命重故貴臣行

人貴則君命尊也履軒曰不稱公子承物無兩大人不並上文也若以不稱公尊若從夫人者尊子為尊夫人則上文則夫人昇矣贊其

公子遂如齊逆女傳尊稱令從夫人者何曰尊君命也蓋尊卑則夫人尊矣公夫人云者不係公子子非族而稱舍則之有亡也 趙汭曰與族同

此會史成法成十四諸侯篡弒而立則年僑如襄二十七年鄰國討之若與之叔孫豹皆同 齊會則序之於列成南曰逆女既書公子其為君諸侯既已

遂此文蒙上自應單為會則臣子不得稱其名公羊謂一事復討若其殺之則而再見是也 與弒君罪同補注履軒曰會以定位只杜謂春秋時事情是當時之利害已於有此耳非義理當禮無干涉於春秋書然也

法尤無所係其篡立時齊懿公侵魯魯者既享國而後臣子前扈之盟文所不殺之則為弒固其宜及而杜何以言之也非列會之故其有益二事乃傳稱皆討賊之義者則雖列故指二扈以充皆會不以為弒是春秋義也

增註

校本

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公子遂如齊六月齊

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秋邾子來朝無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言

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

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

會也棐林鄭地榮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冬晉趙穿帥師侵

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

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三月遂

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

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夏季文子

如齊納賂以請會宜公篡立未列於晉人討不

用命者放晉甲父于衛晉甲下軍佐文十二年

而立昏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會于平州以

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六月齊人取濟西之

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二十年宋

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

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

二扈之盟皆受賂

宣元年

之例也杜謬
劉炫曰案傳數晉罪
近發宋弒昭公前危
之命文所不及何當
虛指其事言皆取賂
炫謂宋及晉平取宋
賂為曾討齊取齊賂
也 趙汭曰皆皆齊
宋也宋罪大故先言
之為曾討齊其失小
以解楊歸與此同
故後言也

履軒曰競與人爭前是後人改耳宋云
之義

急崇急於護崇
林注秦知其計故
弗與成狄文秦急
密句必救之本或
作崇急秦必救之
驟諫有急遽之意

齊召南曰按三傳俱疏客主各言師
言弒君者趙穿其實者皆是將尊師象
盾為主使故亡不越故並具其文也
竟俟其事也反不討書主客師師於是
賊德其私也盾自為始此獲華元生哀
司馬昭而以穿為成十一年獲齊國書
濟此董狐所以直書死宋衛微者國稱
而孔子因之以為萬入此唯貶趙盾也
世賊臣之戒如曰盾弒實非趙盾而經
實無罪以良史之深不變文故注明之
文遂成鐵案有是理云爾 靈公弒成
哉靈公不君或趙氏公立
粉飾以欺後人未可匡王崩弟定王立
定也况君即不君臣
可因以不臣乎哉元按狄文無受字云
粹案說又詳焦循左本或作受命非也
傳補疏可參看

臧琳曰狄文命于楚本或作受命于楚
非也據此知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
命若傳本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一

二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
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
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棠林
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
西南有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晉欲求
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
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
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於是晉侯侈趙宣
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為
宋張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

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得大夫生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秦師伐晉夏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為楚伐宋獲其

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大夫晉趙盾與諸

還失霸者之義故敗稱人秋九月乙丑晉

趙盾弒其君夷臯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

之臣例在四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

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

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

左傳

卷一

三

可無庸注矣陸氏非之是也今注疏本載秋文誠百人行人秋文又倒轉之釋字馮氏云輅解文誠百或作誠百人作迎此以死字作者入衍字息軒曰誠活字用法不必作軍戰斷首也不當言還讀倒音到言入秋文是也馮李倒持其戟而援之驛曰倒音到言倒遂及為所殺也倒持其戟而援之出井武成釋文亦丁老遂為所殺也顧父反字典不出此音武曰邵氏曰聽猶聽疏果果敢也致謂政之聽解似迂息達之於敵也林注軒曰昭字管下五字毅必行也戎昭句言戎事明果毅以聽恐非

獲華元故傳特護之且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誠百人在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在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丁老反殺魚既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殄盡也

齊養新錄息軒曰之故不與也然亦昔夕通疇昔謂將戰不詳密處政謂權前夕高誘曰今日在手也小雅角弓之事御事也陸繁篇云人之無良相白殄絕也履軒曰怨一方受爵不讓國風小雅皆有人之至于己斯上按於無良句此引唯取無是一字疑當在非良一句也不可帶其上蓋錯置也

○敗必邁於是刑執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其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見叔牂日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甲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植直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睥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睥戶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思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四

宣二年

廣狹使徒設周城之犀兕其皮堅厚可
損而巡其功役也制鐵並出南方非
履軒曰睥出目狼睡宋所多言尚多者
大腹狼蘭園曰思苟以答謳者耳
與德同詩國風其人馮氏云皮叶漆那
美且德毛傳德須美猶言何傷按言皮
貌或引之云于語辭雖多亦可惜丹漆
杜連于思二字為多使驂乘勿復答曰
鬚之類非也愚者按一人之口不勝役
後漢朱傳傳賊大聲夫之眾口六字句
者為雷公多髯者號附注兕成十四年
干氏根是下為多髯辭妙反是也朱注
鬚之稱也杜注非誤夫音扶
周折名義考按廣韻
鬚鬚多鬚也又作不思于思當是不思
之訛鬚音丕此說甚奇姑錄博異聞
息軒曰牛生牛未剥其皮故云牛則有
皮犀兕不生於宋唯有其皮此承上文
有皮故云犀兕尚多言其皮尚多也
侗菴曰棄甲則那此只言棄甲何害正

多鬚之貌○恩如字又西才反
困力知反入如字復扶又反
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也○那猶何
音西○徐里
反那乃多反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
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
師伐晉以報崇也元崇在遂圍焦外邑夏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
地
東至陸渾○渾戶昏反以報大棘之役楚鬪
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
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
也鬪椒若救之族自子文以
來世為令尹○恩鬪皆去聲
姑益其疾乃去

可續續更造也語氣
如尤毒申之誚味上能踏難熟不熟則
文不當然丹漆若何有毒
此特譏嘲之詞言縱林注九彈子也觀
今有皮而丹漆必難入之蓋避丸與否
給將若之何益力折以資笑噱彫則也
辱華元不復顧其言方言秦晉之郊謂
之當與否阿元曰熟曰脰說文菴蒲
陳樹華云林注云言器可以盛糧過朝
此役夫然夫讀如字以示人令眾懼也
似未妥一以去二一按國語當是不欲
字為句夫字屬下亦人見故使婦人載
未妥不如三字連文菴出之耳
夫作助語辭為允也入門伏而不省起
按以下六字為句者而更進三進而及
是左傳凡云夫已氏於君之屋溜言迫
夫先自敗也已言夫於公之前溜謂簾
者皆指其人言也下水溜之處林注
履軒曰彫雕同刺鏤溜即中堂也知過
也非承畫高誘曰靈公惡人諫亡姑

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
之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教氏張本
晉靈公
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厚欵以彫牆也
從
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脰熊蹯不熟
殺之實諸菴使婦人載以過朝菴屬○圃徒丹
反脰音而菴也圃
扶元反菴音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
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
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
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溜力救反屋霑也
曰
吾知所過矣將改之晉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
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
雅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五

從高臺上引彈觀其飾以拒之

走而避丸以為樂也按引蕩詩者是反

息軒曰臣朝於君証也社稷賴之

入門揖當階揖當碑以安固衮職關謂

揖揖則君當視之為君德有失也

貌然後又前此三進言天下之所望也

也靈公雖不視亦從引烝民詩者是情

此禮故云三進及溜証也殺人不以

溜屋溜即階下也士道曰賊盛服嚴節

會未升堂而逆謂之也附注盛時正友

曰吾知所過矣者不

欲其升堂盡言也靈寢正寢也大門已

公拒諫之狀寓出如開

畫侗卷曰衮天子觸猶首觸不周山

三公皆服之此詩衮之觸

職蓋指三公言仲山

甫能補三公之闕失引以喻晉侯能補

已闕衮不廢矣言衮不失其所以為衮

猶云不忝衮職晉侯諸侯故以仲山甫

為比如待以天子則不倫注謬惠棟

○鮮息淺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

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

言服衮者有過則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常服也猶

仲山甫能補之

不改宜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晉力

俱反麇音迷

一五兮反 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不忘

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

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

明知之

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

殺之

人用犬雖猛何為

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

宦學也○食之音

嗣反 宣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

○食之音

未如母之存否今近焉

○食之音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

○食之音

未如母之存否今近焉

○食之音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

○食之音

未如母之存否今近焉

○食之音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

○食之音

未如母之存否今近焉

○食之音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

○食之音

未如母之存否今近焉

○食之音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

○食之音

增註

校本

增註

校本

增註

校本

者句未皆地名杜注疏官學二者是學承公平之誤非也

他洛及而與音預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

鳳山曰為去聲簞食者尋經藝是為異連讀非是言為餓人

醫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不告而退

納食與肉於簞真其也註脫姓名二字

遂自亡也輒亦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簞本食器然路上不君威故羣下用命能具物故與肉併納

從父昆弟子乙丑宜子未出山而復也音竟之山

也字鼎曰名居謂不復畏我國內有名與居處上所謂靈

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及不討賊非

輒者乃記者辭盾未越竟得免由我知其名故以醫桑餓絕故也攻而殺之人對也

王引之曰自亡謂盾亡非輒亡也自宣子田於首山至不告而退明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出於己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曰自亡有亡乃有復故下文宣子未出山而復而大史謂之亡不越竟也若以此為輒亡則傳尚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穀梁傳叙此事亦云趙盾出亡至於郊又曰攻靈公之攻本作殺殺字隸或作煞上半與攻相似又因上文伏甲將攻之而誤為攻耳趙穿殺靈公故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若但攻之而已則殺與否尚未可知大史何由而書弑乎杜注宣子未出山而復曰聞公殺而還公殺正謂趙穿殺靈公則杜所據本作殺明甚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引此正作趙穿殺靈公於桃園然即殺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世家亦皆言殺本於左傳也唐石經始誤為攻而諸本從之遂便文義不明當據書抄以正之又曰晉

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窳贏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温山也傳曰及温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未出温山也注未詳考息軒曰二說皆是也杜以大史言亡未越竟故云晉竟之山耳未必有所據晉國多山然大行恒山皆在其北晉北無與國趙盾之出蓋欲南奔魯衛王以温山當之洵是惠棟曰王肅曰此邠風雄雉之詩案今詩感作阻惟小明詩作感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為衛詩傳遜曰邠風雄雉之篇我之懷矣自貽伊阻蓋王世貞云亡不越即此詩以阻為感傳境謀可推矣反而讀其耳且古人所引不討非不忍也是詩書多有差一二字不能為成濟解也者何疑焉今按不為成濟解惠棟曰為法受惡服者是不能忍也左虞曰聞義則服案聞繡大史語以反不義則服弟子職文也討賊為主亡不越王肅曰為書法受弑境乃陪襯語也宣君之名李厚菴曰此子一懷字僅可以解不越境不可以解不討賊夫子越境乃免亦見此事猶有可解若不討賊則萬真非夫子之言也無可解此一篇之歸宿妙在渾敘未出山而復于前而特點宣子使趙穿于後一說越境者不還之辭蘭園曰趙盾正卿也也我之懷即邠風雄雉篇感作阻引君以當道使志于仁是其我也而盾藉寵威握權專政二十餘年矣靈公之不君其驟安不凋訓之所致而盾視之逸為如已無所與其暴惡滋長至若殺宰夫盾實養成之也靈公蓋不堪盾之專欲去之日久一旦以諫爭逆意遂欲殺之盾自迎之也而盾之屬屬

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受屈情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不討賊宜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引君以當道使志于仁是若我而盾藉寵威握權專政二十餘年矣靈公之不堪盾之專欲去之日久一旦以諫爭逆意遂欲殺之盾自迎之也而盾之屬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六

明與公徒鬪是承盾之風肯而敵君也盾之族穿遂攻公弒之是非為盾而何乎然則雖不與其弒逆之謀穿與其謀同弒君之名何可得而辭此太史所以書而示也豈在其出境與否乎今傳引孔子之言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葉夢得春秋傳云使與乎弒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便不與弒雖在朝如晏子誰能責之劉敞春秋權衡云哀八年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仇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安在越竟乃君臣之絕乎吾以謂此非孔子之言趙汙云孔子曰以下乃趙盾子孫託聖人之言為其祖分惡耳皆確論也 侗菴曰趙盾晉賊臣尤貪戀祿爵趙穿之攻靈公盾為同謀其未出山而復可見其欣躍之情夫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可謂至當董狐所云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特就盾行事以責之非以為人臣定準蓋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其與聞乎弒之迹章章不容掩不然果與乎弒即亡越竟反討賊烏得免罪但如盾之饜富貴逆越竟討賊且不能為耳孔子之言未可信或是晉人阿比強臣者假託也然其所云越竟乃免者謂越竟適他國終身貧窶不復返方可以免也倘謂越竟則君臣義絕可以返國不討賊晏然享富貴而免於訾議則與兒戲無異即假託聖言又豈至斯謬哉 趙汙曰逆新君不使他人而使穿欲免穿於討也於此見盾與穿志同

馮李驪曰服虔云詛服虔云詛者驪姬者驪姬與獻公及諸與獻公及諸大夫大夫盟也按二五耦盟也按傳云穆姬傳曰群公子在鄙戰屬惠公盡納群公韓傳曰穆姬屬惠公子國語云乃立其盡納群公子則服說齊始為令國無公自確文襄或除其禁族一說創美齊以後復為六卿所錮未庶寡嫡故詛不畜可知也正義駁服反疏公族之官掌教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

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又宦其餘子亦

為餘子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

也掌率戎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皆官

趙盾請以括為公族

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冬趙盾為旄車之族

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更掌旄車

官屬與屏季使為衰

非案本或作卿之公之子弟卿大夫適子石經宋本岳本適子詳見晉語餘矣今從之 息軒曰夫適妻之次子及公族餘子公行蓋後妾子庶子掌戎行世衛士之屬其負必不掌教也公車建衆初以公族為之其旄旄車之族掌此將領之者曰公族大建旄之車即公行夫今既無公族故以也周禮夏官諸子卿適庶易之其與此春官巾車掌事與撰者必眾不獨盾與公族公行同無與括傳舉二人者明盾餘子同者故族即不負恩身為之田以舊屬傳云適子為為公族但與之田以宗故以族人屬之列仕籍而已未以為大夫也獨餘子不為制名仍名餘子故曰亦為餘子杜云亦治餘子之政其說至公行而窮矣 齊召南曰按順文以觀晉於是始收公族實則多設數官凡卿之嫡子庶子無不用為大夫世卿之強遂至根深蒂固而公族日替矣元粹案齊說是也惟大夫字不免微誤 履軒曰公行掌從衛之官不必兵戎之時又與掌路車者不同 又曰趙盾本卿適而以公族讓括則宜為餘子何用更下一等為公行哉可知旄車非公行矣 詩汾沮洳並稱公路公行公族可見公路是餘子之官而以餘子為之故亦稱餘子耳非官名 公路掌公之路車者則旄車是公路中之一矣 陸彛曰以其故族者謂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 傳遜曰以族為官屬杜說本非謂將領其族人者亦未明蓋以適子為宗宜統其族人

增註

校本

元傳

卷十

七

故以族人屬之

宣三年

左傳 卷十

穆公卒子靈公夷立

履軒曰傳以不郊為疏不郊已非禮也非禮是以郊為魯之猶三望亦非禮也常祀故也此流俗之引曾子問者舉輕謬說已詳于僖三十以明重也言五祀一年杜氏傳會于傳之祭猶尚不廢况文皆不可從

郊天子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啓啓葬且也禹之九鼎三代相傳為至猶後世之周也林雲銘曰伐傳國至有天下者我何必至維至維又在乎德不在乎鼎何必觀兵此時目中林西仲云勞勞其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

不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楚子

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宋師

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葬鄭穆公

傳無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

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下

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

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望郊之屬也不郊

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晉侯

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鄭地為夏楚

延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雒水

出上雒家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

大夫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備周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遠方

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鑄鼎

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

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

亡備莫能逢之也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尚有周邪服虔曰伐我也禹鑄鼎不勞楚子以郊勞禮迎經見墨子夏后開之也林雲銘曰大命大廉鑄之必重小必輕雖四字按史記作昔虞夏並提却側在重輕上之盛遠方皆至貢故不止答以輕重不金云林注以九言大小蘭園曰杜州之金鑄為九鼎云示欲備周取天下以所圖物著之於非朱申云九鼎三代異圖鬼神百物之相傳猶後世之傳國形使人逆為之備重也莊王問其大小使民盡知鬼神好輕重示欲奪九鼎而邪之情狀故不遇取天下是從杜而益妖怪不順之物一誤者孫曠云楚子只說不逢謂知其所是問問非是示備第在而避之也彼不其意觀觀此說規杜若者亦莫能逢人而亦未為得蓋楚子為害以有備故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宣三年

事不經見墨子夏后開命大廉鑄鼎於昆吾灼得逢逢白雲之兆此說亦未知其審 傳遜曰方字當在禹世無疑 息軒曰杜注未必有所據墨子見尚書全經其書殘闕所引雖有與今書不同者要皆非臆造當以其言為正開即啓禹子也 惠棟曰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爾雅釋詁云若善也郭景純注引左傳曰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氏云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謬當從張衡郭璞本作禁禦不若 阮元曰惠棟說是也 陸察曰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杜注罔兩水神當是誤作罔象之解耳孔疏緣上文川澤山林之語謂螭魅為山林之神則罔兩宜為川澤之神其說固矣

民無災害則上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商曰祀唐虞曰載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 明雖小重也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成王定鼎于郊鄆 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 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 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 武氏謀奉母弟 須及昭公子以 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 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 妾曰燕姑 南燕姓 夢天使與己蘭 蘭香 曰 余為伯儵余而祖也 伯儵南燕祖 以是為而子 以蘭為女子 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也欲 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 懼將不見信 故欲計所賜 蘭為懷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 子月數

辭以天命二字壓倒楚子耳後人乃謂 周過其曆何當說楚 鼎既未即遷雖 知其輕重何益不曰不可問而曰不可問 此時問得太早詞雖 嚴而實冷 傳云為而子者唯 以蘭之秀美附界 息軒曰傳云賤妾則之耳不必云名也 非南燕伯女蓋公族 疏費言天者皆非 為士大夫者之女 天也或別有神夢 又曰天不自與使伯者恍惚不識而妄 儵與之故云天使是稱天耳一說使去 天自天伯儵自伯儵聲林注服媚人服 文義本明晰若伯儵之人愛之也見偶 自稱天當言天與已見也或云服佩也 蘭今言天使與己蘭襄二十八年傳註 明有所使也孔疏不云季蘭服蘭之女 能辨使字之義謂夢是也國香其香傾 者恍惚之言疎矣 國也辭不受也按 又曰以蘭為燕姑之辭猶告徵蘭者欲 子非為子名也及文使公心自記故公

辭以天命二字壓倒楚子耳後人乃謂 周過其曆何當說楚 鼎既未即遷雖 知其輕重何益不曰不可問而曰不可問 此時問得太早詞雖 嚴而實冷 傳云為而子者唯 以蘭之秀美附界 息軒曰傳云賤妾則之耳不必云名也 非南燕伯女蓋公族 疏費言天者皆非 為士大夫者之女 天也或別有神夢 又曰天不自與使伯者恍惚不識而妄 儵與之故云天使是稱天耳一說使去 天自天伯儵自伯儵聲林注服媚人服 文義本明晰若伯儵之人愛之也見偶 自稱天當言天與已見也或云服佩也 蘭今言天使與己蘭襄二十八年傳註 明有所使也孔疏不云季蘭服蘭之女 能辨使字之義謂夢是也國香其香傾 者恍惚之言疎矣 國也辭不受也按 又曰以蘭為燕姑之辭猶告徵蘭者欲 子非為子名也及文使公心自記故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公御之與之蘭而燕曰諾 林注御使

姑請徵蘭故及穆公駕寢御也按不才

生名之曰蘭傳言之猶云身卑賤也

者天與人合穆氏所以蕃於鄭也注非

履軒曰如是定之之

辭非希望之 侗菴疏諸侯天子攝行

曰國香國中第一之父事稱朝此公子

香與國色國基國馬士非天子傳雖通

國士同以蘭為子故稱朝其實合稱聘

人服愛之如蘭杜解耳江蘇國名已見

未得語氣敢徵蘭平

問辭言敢欲徵蘭未 林注文公惡群公

審可否故公應曰諾子而盡逐之

又曰按小爾雅下

淫曰報與漢律不合

此別一說但鄭子在 丘氏云姑舊借字

文公前而曰下淫蓋 後代改從女若從

妃賤者子也 惠士 女安得吉人之語

奇曰楚滅江惡其所 乎按姑吉女即吉

田為害故配之 蘭人也不必作借

國曰兼明書云石矣 朱云蘭謂晉者文

所言是論姑字之義 公所賜燕姑者也

當時姑從人從吉後 或云穆公園中多

代改之从女履軒云 種蘭公有疾時蘭

姑字从吉从女女亦 將枯故公云云其

之妃曰陳媯 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

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 宋誘子華而殺之

南里 在衛十六年 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

葉而死 葉楚地今南陽葉縣 又娶于燕生子

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

不立也 洩駕鄭 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

文公伐鄭 在衛三十年 石癸曰吾聞姬姑

耦其子孫必蕃 姬姓宜為 姑吉人也后稷之元

妃也 姬姓之女為后稷妃 今公子蘭姑甥也天

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

尤極也 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

立之 大宮鄭祖廟 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

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列蘭而卒 傳言穆氏所

天所啓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

肯公伐莒取向 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

向城遠疑也 秦伯稍卒 夏六

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例曰稱臣臣

弑而書子家罪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

其權不足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宣三年

自齊無傳告于廟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

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

以行禮楚人獻龜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龜音元公子

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子公之食指

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

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也子

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

音嗣子公怒涂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

王念孫曰及食大夫而有不得成者
龜之龜下當有羹字手之五指曰巨指
謂為龜羹以食大夫食指將指無名指
也下文塗指於鼎嘗小指食指俗所謂
之而出所嘗者羹也噍塗指也龜大龜
則上文原有羹字可也
知自唐石經脫羹字
而各本遂沿其誤鈔林注子子意公將
本北堂書鈔及初學草大夫故相視而
記白帖出龜羹一字笑
注引此傳皆有羹字
涂搗欄同土真札
取菹搗于醢謂入
醢中涂之以祭

履軒曰傳云書曰云成十七年殺老牛
云蓋子家秉政而班莫之敢本此
在子公上也故首惡
歸焉鳳山曰武勇

也晉語戰勝大國武子公實弑而書子
也殺無道而立有道家者以子家無應
仁也勝無後害知也愛之才懼而從子
是武與仁知對言其公也

意可見朱彬曰達稱國者若謂晉弑
猶通也行也歸生聞其君庶其是也稱
宋之言當以討賊為入者若謂齊人弑
義因循不果甘蹈弑其君商人是也稱
君之罪故物雖止其臣者若謂此經鄭
惡而終不可行也公子歸生弑其君

蘭園曰考語意猶云夷是也殺戮也不
仁而不武則無能達稱殺是辟惡名也
其仁達猶成也杜云弑伺也試也伺問
不能自通於仁道也而試犯之也故曰
非履軒曰稱君唯有漸也易曰臣弑
謂書君名而已未論其君非一朝一夕

增註

校本

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

畜老猶憚殺之六畜而況君乎反譖

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夏弑靈公書曰鄭公

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御

故書以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

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凡弑君稱君君無道

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

弑者之名以示求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其

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鄭

人立子良穆公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

因上聲以頃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襄公

及稱國與稱臣也稱之故是也子公弒臣亦唯謂書弒者之君故將去穆氏名而已未論及稱君

與不稱也是文相對而義各有當也注偏杜不可從又改殺稱弒三句不可曉歸生弒夷是臣有罪而君亦無道也稱

郝敬曰傳曰凡弒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非也果若

此其君無道其臣遂豺狼之子心在山免于罪乎顧天下安野不可馴服養之得有道之君而弒之必害人此諺又見甚矣其言之謬也昭廿八年傳及楚

元粹案此傳誤謬愚語

循左傳補疏辨之尤林注言知政無待詳當參看息軒曰其執政之時也

野心不改在野之心詩俟我於莘莘而言不可馴服也而語助也猶猶若不祀也

將去穆氏逐群而舍子良以其讓也○子良不

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

去疾何為獨留乃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

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是子也熊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

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

以為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

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

令尹般子文之子子子越為司馬焉賈為工正

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亡為司馬賈為椒

而亡得椒處惡賈乃以若敖

氏之族圍伯贏於轅陽而殺之圍囚也伯贏為

質焉弗受成穆師于漳滏漳滏漳

漳音章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

汭呼五反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於丁

寧伯棼越椒也又射汰斬以貫笠轂蓋尊者

師懼直略反又射汰斬以貫笠轂蓋尊者

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

載此言箭過車轂及王之蓋○鬪古木反

惠士奇曰月令省圖

也圖止也所以止出

入皆罪人所舍也然

則圖圍亦周時之獄

案汰本作汰非今從賈而欲贏

補刊石經宋本岳本

音他達反履軒曰亦水邊也

合注汰矢激過也按

昭二十六年絲胸汰音他達反是也又

輻杜曰汰矢激過蓋

及猶與也兵車無意又借訓過水

蓋故頭上戴笠以遮意也徐鉉云今左

風日也非使人執之傳作汰斬非是蓋

也笠弓之所湊謂之欲改汰還秦也車轂猶車輪之載也故上無蓋蓋以跗架名焉耳杜乃言執笠鼓笠載杜以意言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廿三

依轂而立，嗚呼窮哉！疏以此疆軍人之解乎。

王引之曰：穀奴口反，以摧辭鎮之，可以說文穀乳也。從子散，定人心而壯其氣，聲作穀者借字耳。蓋師見椒發矢異，又曰於菟，虎文貌，說常懼故王為之梓，文徐黃牛虎文，讀若邱，又作邱音云。

塗菟，徐聲義並同。虎按昭三年，王田江有文，謂之於菟，故牛南之夢，注雲夢，陸云者，言其文之於菟，南雲在北，一說夢然也。說文，虎文也。有南比夢，故曰於菟，其聲迫而義，按穀本作穀，二字同，單言之謂之於菟，通用。

言之謂之於菟，焦循曰：穀於菟，猶義縱傳云：乳虎穀於菟，即小虎，小虎名穀，以其為乳之名，即以爲幼小之稱也。王引之曰：傳凡言命之曰某者，皆名也。未有連姓言之者，闕字蓋涉他篇，闕穀於菟而衍自朱梁補。

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漢書敘傳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穀於菟。長篇皇疏，此兒爲黃狗於司敗亦知虎所乳，故名之曰穀。莊王必赦之也，高於菟也，皆無闕字。允謂翟墨子曰：明侗菴曰：子文忠義，勳主可以理干，此類烈照耀天下，人人莫是也。言雖奔他國，不崇信，萬口一聲，稱誰受奔命之臣，以令尹子文傳意，言越椒之亂，合誅絕虎所乳之兒，非他實其族，今更存立，故爲天下所共知之。命曰生，應死而生，尹子文蓋總其德位也。司敗，即司寇也。名望而言，非專指其卿，非君命不越境，始爲令尹，貴官也。杜此高固，亦因來聘云。鬬氏始自子文爲，而自逆也。但嫁女令尹未盡，惠棟曰：重而受聘，輕故書高誘曰：覽注曰：楚有逆不書聘，與內大箴尹之官，諫臣也。夫異女既適人，當趙坦曰：公穀經文，叔稱夫族，今猶言子

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焚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邲音云。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畜音養也。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亡音反。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音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穀奴口反。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闕

之金，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叔孫得臣卒。固來逆叔姬，女歸降於諸侯。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與小斂。○闕音預。

楚人伐鄭，寧固，楚人伐鄭，反馬。

增詳

校本

左傳

卷七

宣

姬上有子字左氏脫叔姬者夫及馬後
子字張洽春秋集傳乃始成爲婦故以
云據高固及子叔姬父母之辭言之
來當從公數有子字凡公行還書至者
在叔姬上
履軒曰凡傳稱書曰廟也今公當以恥
者及發凡例皆就春而不告而告廟飲
秋成文作說耳左氏至故曰書過
作傳之時固不能辨稱女者紀裂繻來
舊文與筆削也杜氏逆女是也稱字者
豈論新舊皆出於臆此高固是也言莊
度不可從他並做此廿七年者豈慶來
又曰冬來反馬也逆叔姬是也
傳直狄經文耳不爲禮送女適於夫氏
示譏而發焉

杜云爲民所疾其義高固自來反之非
迂 陸祭曰劉炫曰禮也劉云商罪貫
泰誓云商罪貫盈言盈言紂惡如索貫
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物或云繫于恐以
索之貫不得爲習也我滿貫貫罪也亦
此說得之孔疏引詩通然非杜意按此
射則貫今爲比謂義二句上下改置乃
得兩通者謬矣韓非順疏云殪死也盈
子云恐其以我滿貫滿其心使貫習來
也滿貫即盈其貫之伐我訓爲兵謂以
意耳殪書孔傳訓爲兵伐殷而殪盡也
殺是也 焦循曰貫殪字宜在下以周
爲錢貝之貫如以繩書本文故其字在
貫錢一重之至於下古患作古是
盈滿多一次戰則多
一次民疾是爲盈其貫正義謂盈滿其
心非是 陸祭曰如注意以我爲兵則
殪字宜倒向戎字下於文不順書祭傳
以爲殪滅大殷者是也爾雅訓戎爲大
楊雄方言齊魯陳衛之間謂大曰戎書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
馬留公強成昏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
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
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厭於涉反國劣爲
反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

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
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年發例
者嫌見逼而成昏因明之爲于爲反剛彼
列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
遂與叔姬俱寧故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
經傳具見以示譏

林父救鄭伐陳爲明年晉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

月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

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

邢丘邢丘今河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

疾其民驕則數戰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

猶習也○貫古周書曰殪戎殷義取周武王

以兵伐殷此類之謂也爲十五年冬召桓公

逆王后于齊召桓公主卿士事不關魯故不

上照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二子鄭

大夫

增 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十五

稱戎殷猶詩言大商耳 齊召南曰按

九年傳曰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杜注

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

十一年傳曰厲之役 鄭伯逃歸自是楚未

得志焉杜注蓋在六 襄八年有王子伯

年傳所稱楚人伐鄭 駢亦鄭人豈楚人

取成而還也此傳既 來仕鄭者歟大室

曰取成而還鄭伯又 云一本註作楚大

何至於逃歸乎杜注 天恐誤記又按十

前後皆言蓋蓋者疑 一年齊有王子成

辭也 惠士奇曰王 子疑非鄭大夫

息軒曰零而得雨則 其屋蔽其家聞之

書零而不書書零而 甚故闕其戶聞然

不得雨則書旱而不 無人經三歲不能

書零襄五年經書秋 顯見則凶述義離

大零傳云早也是其 為宮震為木異為

高故豐屋震之蕃 鮮巽之草木內外

障之故部家離數 三又為目故闕觀

其日已是其盈已 虛故屈三歲屋與

同伐同盟皆稱會是 戶亦不觀徐鉉云

役也公夏往秋歸焉 具大張目也土與

得不與謀凡傳例之 三應三已折肱故

無端類此不可從 遠避而內無人按

約象允有戶象 九師出通卿大夫

龍洲曰公子宋子公 帥師也

也子公弒靈公故謀 苗秀乃名禾夏則

從晉以求媚 無禾可取故知此

取在秋 去年公子宋弒靈

公懼討故謀從晉 而會諸侯

諱而不書君言諸 侯實不盟公無所

豐三三 離下震之離三三 離也周易論變故

雖不三三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

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

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上○弗過之矣

不過三歲間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

伐萊 傳例曰不與謀也 萊國今東萊黃縣

旱 無傳書旱而不書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公即位 衛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

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與謀者謂同志之

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

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

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 赤狄侵晉取

向陰之禾 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 鄭及晉

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

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王叔桓公周卿

以監臨諸侯不同 晉侯之立也 在二公不朝

軟者尊卑之別也 公不與盟以賂免 黃父即

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盟于黃父

故黑壤之盟不書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十一

宣七八年

可與然
被執而不以為恥
亦告廟飲至故書
以示過

黃齊境當以尸入
聘禮曰賓入境而
死遂也若賓死未
將命則既歛棺造

正義釋又祭釋祭文
牙朝介將命事詳
孫父曰祭之明日尋
于哀十五年書
釋復祭也 萬是舞
神是稱字也天子
之大名 履軒曰隱
諸侯曰繹大夫曰
賔尸賓敬此尸也
林注白狄始見經
授時曆是歲十月
甲子朔食九分八
十一蓋十誤為七
疏定十五年九月

元粹案日食書曰不
丁已葬我君定公
書朔是二日食也杜
雨不克葬戊午日

以為三十日據其所
作長歷耳說已詳于
下及乃克葬公羊
隱三年
者何難也或言而
字鼎曰克龍不必
訓成也

羅泌曰蓼與舒蓼別
舒蓼皇陶之後偃姓
按譏問也今謂之
若舒又自一國僖之
細作徒協反
三年為徐所滅矣預
疏二國者蓋為誤
既安介舒蓼為一國
當云一國名按一
名孔疏遂以為文五
國名不成語可怪
年楚所滅之蓼皆臆
杜註勘當備盡此
說也 傳遜曰此蓋
下誤字重出又可
群舒之一如舒庸舒
怪杜注一字可削
鳩之屬 案正義以
注二字為誤寫又其
回護之僻陸察辨
之詳矣 蘭園曰吳
越一國始見于傳
吳之服楚始于此其
抗楚亦基于此

增註 校本

諱之也 慢盟主以取執
止之辱故諱之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 無傳義與五
年書過同 夏六月公

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
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

事遂以疾 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

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 略書有事為繹張本
不以言公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

也稱以字時君所嘉無義例 壬午猶繹萬人去

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籥 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
管也猶者可止之辭曾人知卿佐之喪不
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
去籥惡其聲聞因起呂反 戊子夫人嬴氏

薨 無傳宜 晉帥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

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無傳月三日食 冬十月己丑

葬我小君敬嬴 敬謚嬴姓也及哭
成喪故稱葬小君 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 克成 城平陽 今泰山有
平陽縣 楚

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經在仲
遂卒下

從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蓋記
異也 有

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為衆舒叛

故伐舒蓼滅之 舒蓼二國名
為于偽反 楚子疆之 正其
界也

及滑泖 滑水名也
泖干八反 盟吳越而還 吳國今吳
郡越國今

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疆 晉晉克有蠱疾
惑

吳越服從 會古外反 晉晉克有蠱疾 惑

喪志 音古 郤缺為政 代趙 秋廢晉克使趙朔佐

趙朔 音古

增註

校本

卷七

龍淵曰卜葬先遠日如一月二旬先上下旬不吉則於中旬又疏喪事先上下旬不吉則於上旬是也不吉卜中旬又不吉事則先近日葬吉卜上旬先卜遠欲速非孝子相思之日者辟不思念其情也今若冒雨而葬親以欲汲汲而早葬之也

林注取言公不言公非公命也直宣而下征伐在大夫滕昭公卒文公立晉成公卒景公立衛成公卒穆公立疏虜鄭地黑臀以二年始立而云四與文同盟者後爲之誤

下軍朔眉之子代晉克爲成十年葬敬嬴旱

無麻始用葛菲記禮變之所由葛所以引棺

再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

辟不懷也懷思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

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

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

九月無辛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西日誤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

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

指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

取根牟言易也易以滕昭公卒爲宋圍會

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侯不會前年與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

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廿

廿

廿

廿

衛侯鄭以信廿五年立其年盟于洮廿六年于向廿八年于踐上文七年履軒曰王使來徵聘于扈十四年于新蓋微者來諭者非使城唯二與文同盟人行禮之比故不書云三者後寫之誤也陸祭曰成公十徵召也又實問也三年傳公如京師宜按徵聘者徵今年伯欲賜請先使王以有聘于否也言徵行人之札札焉孟獻子之者實召之也或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謂微辭以動之者賄之與此傳水一事得之矣補注陳氏傳聞異辭傳遂兩處云傳言所以自文說之耳國語記宣伯公至今再書聘今與獻子事其文加詳案微者雖王使不元粹案陸說似是書附注此典成十蘭園曰按說文和日三年王賄孟獻子日所常衣也紉文引本是一事或云兩字林云和日所衣收而失刪其一者

裳也則但是褻衣不袒說文云日日所必近身衣裏說文裏常衣也又云婦人襲衣也谷梁傳注裏內衣也楊慎云唐者儒在裏也是謂着人謂之腰絲之裏也杜說皆誤矣林注所聞非令美元粹案履軒云裏如之事按焉疑薛言衷甲之裏謂衣中服今之所為民無傲之也非懷亦與增島之子聞於諸侯亦同侗巷曰民無效為醜聲朱云且焉世儒多解為民無使國人聞此不善效乎言公卿示淫民之事似非衷裏也必效之也似不妥此著之於裏也效執言公卿教化之主乃文作效詩板篇至於示淫民無所師國無道以下論語效北宮文子曰令尹執文多辟本又作無威儀民無則焉民辟上辟為辟下辟所不則以在民上不為法當時有此解可以終此可以為證又見昭廿八年林注國之民人無所視效以為法則得之且聞不令君其納

之世儒或解為使下人聞不令或解為聲聞不令皆迂此言臣聞不善之評以譏功裏和服事約之欲其深藏不復用其言甚婉而意在禁止衷和服之戲杜肯按穀梁齊已取之蓋如此案陸祭云其言我者何言我宜明也揚也亦通者未絕於我也程邾敬曰陳靈公君臣伊川云齊不義而宜淫洩冷進諫聖人取之故云歸我何為譏之與譏齊鮑齊惠公卒頃公立牽同謬皆非孔子之霍氏法當以名告言齊召南曰按謂而齊人誤以族告洩冷不見幾早去猶也雖誤以族告適可謂直諫為非忠必合仲尼新裏之實不可息軒曰傳云公如齊罪若貴之則當稱奔喪正釈經文公至官若字也自齊而杜云無傳蓋陳靈公弒成公立衍文耳履軒曰王子而第居宜公而下征伐在

增註

校本

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夏戶雅反衷音忠又丁仲反袒女乙反一洩冷諫曰公卿汝栗反御如字一魚呂反宜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冷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冷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國無道危行言孫○多辟邪辟之世不可立法辟匹亦反立辟婢亦反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為去聲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柳林鄭地○國人皆

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崔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舒徵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

左傳

卷十

七

季子李故稱王季子大夫故自取繹凡耳是無義例蓋因當取皆不書其人自時稱號也顧武伐犯凡伐皆不書曰繹注已見文十三公

年此重出按文十三齊魯之交自是疏釋然則此之取繹豈取其國都乎蓋文公雖遷後復還其故都耳姚培謙曰孔疏謂別有繹邑亦因繹山為名則鄭國

小邑少不應更有同評死崔杼此年奔名之邑疑公羊作類備至襄廿五年秋為是履軒曰齊侯莊公相距五二立未踰年是未成君年又二年而自縊矣未宜稱君命以使年歲有可變者也經直因辭命為文而譏自在其中也非迫脅而奔以礼見既葬成君之謂放違兼此二事朱彬曰中庸忠恕違疏大夫受氏世守道不遠鄉注遺猶去宗廟故謂之守臣

也杜云違奔放也因非曰守國之臣也崔氏出奔緣薛生訓蓋天子命者出奔爾息軒曰大夫輔乃告諸侯餘臣不君以守其國故謂之得告也奔者之身守臣正義說非也嘗使於彼國已經索正義說在下欄相接則告之也劉炫曰王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公戲二子云徵舒謂使命不通則非同二子戲云徵舒似好之國故不告公怒是公之子武億曰讀從公出為句自其廐射而殺之為句朱少白云史記正義引以出自其廐為句蓋徵舒伏弩于宋伐滕見晉霸之廐中知公微行必由襄之處靈公果自廐出觸弩而自殺耳若以

增註

校本

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公孫歸父帥師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公孫歸父帥師

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葬成君故稱饑無傳有水災君命使也饑嘉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比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

國畏其偏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凡諸侯之大夫違放也

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音符

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王帛之使者則告之使聘不然則否故亦不告公如齊奔喪公親奔

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

而殺之二子奔楚音石勝人恃晉而不事宋

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諸侯

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子之聘

公出為句自其廐射而殺之為句則為徵舒親執弓矢射殺靈公矣於義亦通但案之情事前說較密耳元粹案前說雖密竟不如後說之平穩武反從前說者何哉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惠棟曰鄆元曰今辰亭在長平城西北長平縣在東南注西北與者皆歷序諸國作東南或杜氏不謬傳世年齊人狄人傳為誤耳

凡諸侯聚會魯不與者皆歷序諸國傳世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是也此晉

即至季子也其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後長采於劉李文字子初聘于

齊齊侯初即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

國武子來報聘報文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

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

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改葬

幽公謚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

于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公孫歸

父會齊人伐莒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晉侯往會

之故以狄為會主攢函狄地○攢才端反函音咸冬十月楚人殺陳

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

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

餽內結強後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

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

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

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

楚與晉狎主子重公子嬰盟○櫟音歷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策

履軒曰丁亥蓋楚子彼入陳都之日實在師弒君之賊人人欲殺徵舒之後也注殺殺之故作舉國共入前後不可從傳殺之文也按進為入在殺之前者是師陳討賊于上退入也與經文稍不同陳于下隱其縣陳存矣

齊召南曰復封陳者成公播蕩見于襄楚莊之有禮納二子廿五年傳者楚莊之失刑但以能復陳國則大善當褒未暇及細過耳二子陷君於惡致國幾亡行同禽獸有何功既平而來伐是無足以補過乎杜注迂信也

矣

惠棟曰服杜皆云葛賈之子孫救案世本又獵為叔敖之兄又

增註

校本

佐傳

卷廿

五

孫叔敖碑云君名饒通雅慮事錄事也
 字叔敖以艾獵為叔錄囚徒慮囚司蒙
 敖名此服杜臆說世豆慮豆音通蓋慮
 本是也惠棟曰顧本錄之去声力俱
 氏補正云慮審度也反亦通然非杜意
 解非棟案大司馬職按無慮或作謀慮
 云大役與慮事屬其誤也今從永懷本
 植先鄭亦謂謀慮其疏城築之事無則
 事服度曰封人司徒慮之記則計功也
 之屬官馮李驊曰史書多有無慮之
 三句揔提慮事虛量語皆謂揆度前事
 功命日乃所謂慮事也附見謀音母古
 也兩項又不平中八通用費解
 句應量功三句句應疏慎謂牆之兩頭
 命日末句揔結息立木板在兩旁郭
 軒曰平板榦者乃分土者築築土之杵
 築之法分製為數隊程土物謂鐵鑿之
 平分每隊所築以均屬作程限備豫也
 勞逸也正義有謬說板榦狀文作板幹
 故辯之履軒曰縱陸云為作于偽反

王待諸鄆鄆楚地○令尹為艾獵城沂艾獵
 教也沂楚邑○為羽委反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王築城
 者慮事無慮計功
 ○慮如字一音力於反廣雅云無慮都凡也以授司徒司徒量功命
 日命作財用築分財用財用築平板榦榦榦稱畚築
 量輕重畚盛土程土物程限為作議遠通均勞略
 器○音本程土物程限議遠通均勞略
 基趾趾城足略行具餼糧餼乾度有司謀監
 也○行去聲度有司主
 度待反事三旬而成十日不愆于素不過素所
 洛反傳言叔敖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
 之能使民赤狄潞氏最强秋會于欒
 狄之役遂服于晉故服役眾狄秋會于欒
 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請大夫欲召狄卻成子

曰榦橫曰植不可相又如字餼音係乾
 混息軒曰春連土食如字一音嗣本
 也築築牆也既平分或作乾飯附注
 板榦乃量其所用運略行如字
 土與築牆之力以付補正勤言往而會
 役人使之無不堪之狄即從之也
 憂焉宇鼎曰土物止語助
 之物與雲物羽物植頌香篇
 物之物同古人謂名動驚動也
 品為物息軒曰程氏猶家也言將討
 品也物色也預定土少西之家
 色之品程不得用蠱
 惡之土存參履軒
 曰略經略也案息
 軒云巡行城趾以量經無諸侯而云以
 丈量是略字從杜注諸侯者猶邛之戰
 未是息軒曰傳言不書唐而傳云唐
 楚多人材所以與也侯左拒長岸之戰
 又曰有繼久而不書隨而傳云隨
 絕也從猶祀也王人守毋蓋楚私屬

日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入能勤
 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詩曰文王既勤止詩
 文王勤業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冬楚子為陳夏
 以創業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
 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
 少西氏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
 栗門轅車裂也栗門陳因縣陳滅陳以陳侯
 城門○轅音患陳侯
 在晉靈公子申叔時使於齊及復命而退王
 成公午成公午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
 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十一

引之曰謂陳人無動不以告耳言徑田動字杜氏無注案動踐未田主奪其生謂驚懼也商頌長發按類書中引作踐篇不震不動鄭箋曰人之田疇疇牛韻不可驚憚也宋衷注協本文似脫而奪春秋緯曰驚動也義訓則或云田疇壞竝相通又曰縣公字猶言縣尹也與公侯貪歸楚縣陳而歸之公不同襄二十五也朱云歸諸侯也年傳齊景公之妻杜似非注棠公齊棠邑大夫齊之縣大夫亦稱公言小人意見短淺則公為縣大夫之通稱不知言之當否雖注非蘭因曰林注縣陳而語所謂云云者也歸是以歸為楚歸其秋文儕輩也國也按此歸字與上夏州者謂討夏氏句召字應謂使諸侯卿取一人以歸而歸方以智云此歸字成一州也秋義今猶歸潔其身而已之湖廣武昌府夏口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舉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乃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儕仕皆反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氏所獲也○復扶又反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

歸也此說亦可從未看有州名夏州詳其果是不惠棟曰說文曰儕等輩也鄭康成曰儕猶輩類息軒曰時俚俗有此語故云所謂履軒曰小人所謂猶言無此事者謂經無小人之諺也中間不之也無端跡亦謂當句林雲銘曰陳經所無也傳若不既失國而再得國猶發此語不知楚以取人懷中當失之物何明年勿然圍鄭而與之不但非貪還故也算得惠此引當時俗人成語侗菴曰卿取一人而歸旌其武功以垂美名于後其處陳人之地謂之夏州注或此旨而欠明白

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及其縣陳本意全以討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微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興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古堯反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

宣十一年 齊人伐魯 魯人欲戰 齊人欲和 魯人欲戰 齊人欲和 魯人欲戰 齊人欲和

宣十一年 齊人伐魯 魯人欲戰 齊人欲和 魯人欲戰 齊人欲和 魯人欲戰 齊人欲和 魯人欲戰 齊人欲和 魯人欲戰 齊人欲和

宣經元年喪取

七喻反本亦作娶。今本亦娶。卿為于偽反宥之音又

牟縣

亡侯反非好呼報反傳尊稱尺證反舍族捨音篡立初患

得復

扶又反為立于偽反陳共音恭解揚音蟹侯侈昌氏

尸氏

驟諫仕救反經二年鄭為于偽反傳元帥所類反

見贖

食欲反十乘繩證反俘二芳夫反狂狻古卯反宐其

會也

一本作互其為會也。今本亦同。私感戶暗反本又作憾殄

民

大典反謳曰烏侯反睥蘇林云寢視不安貌驂乘七南

丹漆

音七不吝力反其咎其九反將斃婢世反國以殺

申志反

厚斂力驗反彫牆本亦作雕寘諸之鼓反草

索

素各反之管九呂反見其手一本作首衮職古本反盛服本或

阮元曰葉抄本雕作彫非也

增註

左傳

卷一

第十

○傳三年所底 底音旨致也 阮元曰盧文弨攷證云底當作底非也

作而睡垂偽 祇本又 遂扶以下舊本皆作扶房爭反服虔作跪今杜

注本往往 葵尚書傳曰大犬也說文云犬知人心可使者 多蔭音陰又於鴉反

簞食音丹 公介音界 以禦魚呂反 趙穿攻如字本或作弑 竟之音境

下及 聞公弑申志反 大史音泰 詛無側慮反 之適本又作適下注

同 以括古活反 見僖賢通反 施車音毛一作毛 經三年傳復

發扶又反 周疆居良反 昔夏戶雅反 著之舊直略反 魅本又作 罔

亡文 兩本又作兩音同說文云山川之精物也 天休許蚪反 天祐音又

商紂直九反 天祚才故反 燕姑一其吉反 人服媚亡冀反 欲令

力呈 子臧作即反 子俞音榆 惡瑕烏路反 石癸居揆反 必

蕃音煩 將鉏仕俱反 刈蘭魚廢反 經四年及郊音談 稻卒

○傳四年次輒 次他未反 陸祭曰昭二十六年次輒音他達反是也 元粹案他未本或作他來今從北宋本葉抄本盧文昭本

徒老 傳不治直吏反 將解一音蟹 為難乃且難徒且反 椒

御亂魚呂反 堅長丁文反 餒奴罪反 賈為于偽反 椒

處昌慮反 伯羸盈音 烝野之承反 鼓跗芳扶反 著於直略反 以

貫古亂反 笠立音 使於所吏反 自拘音俱 經五年小斂力驗反 為

傳廟見賢通反 遣使所吏反 經六年傳數戰所角反 為

于偽 蒞一音口反 覲徒歷反 間一音間 經七年萊音來 壤如文

反 傳脩好呼報反 應命應對之應 例別彼列反 故相息亮反 以

監古銜反 同敵所洽反 經八年大廟音泰 為繹于偽

反 省文所景反 魯竟音境 籥羊略反 管也音館 惡其鳥路反 聲

古今楚疆其良反喪志息浪反引柩其又反經九年竟外

境音傳加諷芳鳳反厚賄呼罪反字無將于匠反帥所類反

相說文仁近身附近之反無傲戶教反且聞如字一音問弗禁

居鳩反辟邪似嗟反危行下孟反言孫音遜為厲于偽反

事見賢遍反柳力手反經十年濟西于禮反略見賢遍反

陳夏戶雅反取繹音亦傳其偏彼力反之使所吏反恩

奸呼報反夏氏戶雅反其廐居又反經十一年楚復扶又反

復封播蕩補賀反傳兵爭爭鬪之爭我焉於虔反夏楚盟

本或作艾獵五蓋反城沂魚依反楨也音貞盛土音成

基趾音止糧音良監主古銜反不愆起虔反潞氏音路以劓初亮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下如字之下作又注疏本作蕩

○傳十一年注行也 行下孟反 陸祭曰行如字 ○復卦 復扶又反 陸祭曰復如字

反為陳于偽反少西詩照反使於所吏反皆僭子念反女獨

音徑也古定反夏州戶雅反三年將鉏仕俱反襄廿四年作仕居反

